



本期要目

悲沉的子夜(獨幕劇).....	紅蕉
添丁(小說).....	天亮
馬場馬(新詩).....	常夫
珠寶行(新詩).....	葉綠素
胡姬(小品).....	蕭遙天
新婚之夜(翻譯小說).....	馬摩西
轉筒(小說).....	李定華

蘿柳雙競



張丹農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日出版

蕉風

純馬來亞文化藝半月刊

編輯者：蕉風編輯委員會

Tel: 23497

P. O. Box 2034

Singapore 9

319C River Valley Road,

信箱·二〇三四號

三一九C

地址：新加坡里峇峇律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承印者：文聯印務有限公司

81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總代理：友聯書報發行社

26 Winchester House

Collyer Quay, Singapore 1.

Tel: 23733

每月逢十日、廿五日出版

零售：每册叻幣二

訂閱：半年叻幣二元一角

全年叻幣四元

歡迎訂閱

歡迎批評

目錄

	霾柳雙競(封面).....	張丹農
	論小說創作問題(文藝座談之六).....	(3)
	沙里明、高宇、范提摩、馬摩西、任重、逸人等。	
	悲沉的子夜(獨幕劇).....	紅蕉(7)
新詩	馬場馬.....	常夫(10)
	珠寶行.....	葉綠素(14)
	三個人.....	寒行(21)
	胡姬(小品).....	蕭遙天(15)
小說	添丁.....	天亮(11)
	新婚之夜(翻譯).....	馬摩西(17)
	轉筒.....	李定華(20)
	淪落.....	江汛(22)
馬來亞素描	馬來亞的漁區——龍運.....	蔡征師(19)
	吉蘭丹首府——哥打峇汝.....	邱開德(19)

文藝座

談之六

論小說創作問題

題材、人物、結構

沙里明

報

俗語說得好，「萬事起頭難」，尤其是從事小說創作，更會覺得開始的時候千頭萬緒，難於落筆，有的找不到適當的題材，有的找不到適當的主題，有的想像不出一個完整的故事，有的題材非常豐富，不知道如何取捨、歸納、分析、整理與運用，其間所歷經的創作過程委實是相當艱困。

首先，我們得了解為甚麼從事文藝創作，也就是為甚麼從事小說創作。為甚麼從事文藝創作呢？有人以為是為了自我表現，自我發洩，自我慰藉或自我欣賞，像勞倫司所說的「為我自己而藝術」，或如克羅齊所說的「真正的藝術家都是自言自語者」，或如詩大序中所說的「詩者，志之所之也」，或如章學誠所說的「賢者不得志於時，發憤著書，以自表見。」有人以為文藝是被動的，是為他人而表現的，如中國古聖先賢所強調的主張，「文以載道」，「文以明理」，文章「本於教化，發於情性」。但較完整的說法是清錢大昕在與友人書中所說的「文有四用，明道，經世，闡幽，正俗。」目的在於經世與教化。有人以為是在於宣揚道德倫理，眞理信仰，如但丁的神曲，密爾頓的失樂園。有人以為是在於感人與娛人，如鍾嶸在詩品序中所說的，「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詩。」有人以為是為藝術而藝術，純粹是以唯美主義觀點來創作，如王爾德及山泰耶泰等人的主張。然而最確切的却是韋特所指出的四大要點：一、創作的目的是偉大的觀念或原則的構成，體現，和解釋；二、是時代精神的正確說明；三、是人類性情對於自己和對世界的說明；四、是高尚理想的表現和推行。這四點可以說是文學高尚品性的具體說明，同時也是從事創作的前提——即主題的決定。

創作的目的倘如韋特所說的第一點是為了偉大觀念或原則的構成，體現和解釋，則題材的處理祇是根據這一主題而創造人物，編製故事，藉以表現作者的思想觀念而已。托爾斯泰在其後期及晚年的短篇小說作品中，幾乎都是運用小說體裁，寓言，神話來宣揚他的宗教信仰和人生哲學，闡明生命價值與生存意義，他假藉小說中的人物提出種

種問題，又假藉另一人物發表他的答案；例如在「生存之道」裏，他提出人類生存之道是甚麼的問題，天使的答覆是「絕不顧住自己，却是靠着愛」，「上帝並不希望人類單獨生存，所以他啓示給每一個人，自己需要什麼，他希望人類結合地生存，所以他啓示給每一個人，整個人類需要甚麼。」他說「只有愛才是生存之道，凡有愛心的人，就在上帝裏面，同時，上帝也就在他裏面，因為上帝就是愛。」再如「星星之火」是根據馬太福音的啓示，勸人從心裏饒恕他的兄弟，「二老人」是願人當他活着時要有愛心，對人行好事。「傻子伊凡」是提倡勞動，認為「粗硬手皮的人先吃飯，手皮光滑的祇吃殘羹廢飯。」「愛利亞」是闡明人生的眞諦，正如愛利亞太太所說的：「半世紀以來，我們一直在追求快樂，但是當我們有錢時，我們並沒有找到，現在我們已經身無分文，而且已在當長工，我們竟獲得了快樂，有了這一份快樂，我們別的甚麼都不要了。」他們眞正的快樂是憑體力所及勤奮工作，過着安寧的日子。「生命之眞理」是闡明生命是整個的，不能被毀滅，不能受時間或空間的限制，片刻間與千年之久的生命，你的與世界上看得見或看不見的生命都一律相同。正由於托爾斯泰的創作目的在於闡明他的思想信仰和人生觀念，所以在上述諸篇小說中所創造的人物，祇是表達觀念底工具，故事也很簡單。這一類文藝創作的價值全在作者的思想與觀念是否正確，人物與故事尚屬次要。這也可以說是從觀念出發的創作過程，創作準備階段必須先把主題決定，再去搜羅適合表現此種主題的適當題材，創造人物及編製故事。

其次是韋特所說的第二點和第三點，時代精神的正確說明，以及人類性情對於自己和對世界的說明，這一類創作偏重於時代價值和社會意義，作者通過客觀事實來反映時代與社會，以及表現其對時代與社會的觀點。這一類題材大多數是作者生活經驗與眞實事件的揉合，材料必然非常豐富與複雜，處理的方法必須先就主題的需要去篩存精的淨化工作，再加以歸納並詳細分析這些現成題材的性質，類別和作用，分別整理之後才談得上運用。處理這一類題材最容易發生兩大毛病，其一是太過忠於客觀事實，只是就客觀事實平鋪直叙地記錄下來，談不上創作。許多眞實事件在本質上容或可能成爲文藝創作的最好材料，譬如人物栩栩如生，故事深切動人，然而眞實事件是否具

有時代價值與社會意義却是另一問題。一個比較成熟的作家，最善於巧妙運用既經發生的真實事件，憑自己的豐富想像力加以創作，故其作品與真實事物僅是類似而已，而不是照事實記錄，他們創造的人物也僅與真實事件的人物類似，且具有普遍性與典型性。這也就是說，處理取自客觀事實的現實材料，仍需通過作者的思想、情感與想像力，使其化為適應主題所需要的題材。其次是太忠於作者自己的經驗，誠然，文學作品中往往都包涵作者的生活經驗，但絕不單純是作者生活經驗的記錄，作者的見聞及其生活經驗固然是題材的一大源泉，但仍必須根據主題的需要，通過作者的思想、情感與想像力加以淨化，剪裁與整理，然後才談得上運用。因此，我以為處理這一類題材最不容易，一則取自現實社會客觀事實與作者生活經驗的材料太豐富也太複雜，二則人物具有普遍性與典型性，三則故事也必然是足以反映時代與社會實況的真實事件，例如飄、雙城記、唐吉珂德、冰島漁夫，戰爭與和平等世界文學名著，都是這一類題材的傑作。

其三是韓特所說的高尚理想的表現和推行，這一類創作的主题大都是發自作者心靈的感應，例如浪漫主義與新現實主義的作品，大都是屬於這一類型，有的是通過作者的心靈感應而宣洩出來的心聲，有的是根據時代的演進而提出的理想，有的是通過寓言或神話的形式，闡發作者的思想觀念，這一類題材的創作比較偏重於哲理與言志，處理方法也比較容易得多，最主要的是依賴作者對人生對時代對社會對世界的正確認識及其豐富的想像力。

以上三種題材的處理，都是以適應主题為前提，固不論是為了偉大的觀念或原則的構成、體現和解釋，為了時代精神與作者人生觀世界觀的正確說明，抑是為了高尚理想的表現與推行，均應根據主题的需要，就現有材料加以取舍、歸納、分析、整理，才能巧妙地運用。

有了適當的題材，進一步就得談人物的創造。涂公遂先生在文學概論中提及文學的內容時，以為用一切文字寫出有關於神、人和物的事、理、情、象，即是文學的內容或實質。神、人、物是主體，事、理、情、象是從體，乃依主體的活動而產生。神和物都不是人，但在神話、童話或寓言中，往往給予人性，甚或給予人所特有的各種性格，所以在文藝創作中最重要的是人及其所發生的故事，人物創造也就成為文藝創作過程中的一項重要工作，作者必須予人物以藝術生命。

正由於文學作品中的人物是來自現實社會，必然是有血肉有生命的活生生的現實人。可是文學作品中的人物並不是現實人物的身影照片，而是具有社會性格且屬於普遍性典型性的人物。這也就是說文學作品中的人物是從現實社會中發掘，而經作者加以塑造出來的，並不單純是現實社會中的張三或李四。刻劃人物最重要的是具有社會觀點

，作者必須了解其所創造的人物究竟是屬於那一社會階層，有其特定的社會背景，社會性格及社會愛憎，甚至其形像，生活習慣，語言也自有其社會階層性，如水滸傳中的宋江、盧俊義，林冲、李逵、阮小七等人，所屬的社會階層不同，他們所表現的語言，生活習慣，態度也就完全兩樣。屠格涅夫筆下的羅亭，賽萬提斯筆下的唐吉珂德，左拉筆下的娜拉，都是具有普遍性與典型性的人物。作者不但對其形像刻劃得很細緻，語言、態度、以及對事物的反應程度，也都能適應其

所屬的社會階層。

談過題材處理及人物刻劃之後，關於結構方面就該加以探討。所謂結構是指文字的組織，情節的安排，故事的發展，「概括一切文學的整個形式而言」。西方最早的文學理論家亞里斯多德在詩學中論悲劇形式構造時說：「說完整，我是說一件具有開頭、中間、結尾的事情。開頭是不需要假定任何事情在它的前面，但要有某些事情跟在它後面。結尾正相反，必須假設在它以前有某些事情，必然的或偶然的，但後面却不需要任何事情跟着。中間則兩面假定前面有些事情發生而後面有些事情跟着。所以詩人要是能恰當地構造他的故事，是不能自由地隨着自己的興緻開頭或結尾的，而必須和這些定義相符。」吳訥在文體明辨一文中說：「文章以體製為先，精工次之，失其體製，雖浮聲切響，抽黃對白，極其精工，不可謂之文矣。」陳洪謨也說過：「文莫先於辨體，體正，而後意以經之，氣以貫之，辭以飾之，體者，文之幹也，意者，文之帥也，氣者，文之翼也，詞者，文之華也，體弗慎，則文麗，意弗立，則文舛，氣弗昌，則文萎，詞弗修，則文蕪，四者，文之病也，是故四病去而文體工矣。」以上所舉的是中外古今學者對結構和體裁的看法，所謂開頭、中間、結尾之說，顯係任何形式文學作品一般性的結構，開頭、中間、結尾三者缺一不可。在原則上說，任何作品的結構均應嚴密緊湊，情節的安排和故事的發展必須有其統一性和聯貫性，情節盡管可以千變萬化，但絕對不能離題太遠，故事也盡管可以曲折奇離，但絕對不能太過乖謬。世紀末的頹廢派作品往往以奇離的情節和故事取勝，事實上却毫無價值可言。

此外，主題重心之所在，尤特別值得注意，戲劇上有所謂高潮，美術作品有所謂焦點，即是主題重心之所在。主題重心不論是放在開頭、中間或結尾均無不可，但其形成却是情節發展的必然結果，絕不是突如其來。主題重心倘處理失敗，對於整篇作品無疑將會發生惡劣的反動果，這是從事文藝創作所不能不特別注意的一個重要關鍵。

從選定主題，處理題材，到刻劃人物，安排情節等文藝創作過程，每一階段都非常艱鉅，而且準備的時間要比寫作的時間多，準備得不充份，孕育得不成熟，最好還是不要輕易下筆從事寫作。

論 討

小說不是故事

高 宇

關於小說創作方面的問題，該由小說作家們多多發表意見，由於他們在寫作時必定體驗到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說起來便會切合實際。本人不會寫小說，自然不能談創作方面的話，不過站在一個小說讀者的立場，想來說幾句也是可以的。

也許是我自己孤陋寡聞，馬華文壇出版的小說作品，據我所知，大約只有三十多本，零零星星在報刊上看到的，也不算多。這些作品，當然也有許多是寫得好的，但大多數似乎只在寫故事，除了給讀者說了一個故事之外，並不能給讀者一個深刻的印象。這是由於缺少內心描寫的工夫，比如說寫一個人要自殺，如果心理的變化過程寫得不够，總覺得他的自殺行為非常突兀，因為一個人走上自殺的路，他的內心鬥爭，實在不是簡單的事，小說和故事不同之處，便是要深刻而細膩的描寫人物的心理和性格，使故事的發展自然合理。其次，馬華小說有些幾乎全是對話，這實在是偷懶的辦法，小說中的對話當然不能沒有，但有些實在是無關重要，浪費筆墨，關於這一點，我認為中國作家中沈從文和師陀的作品，可以作為借鏡，他們的小說常常是故事簡單，對話很少，但却寫得細膩深刻，委婉動人。

此外我還有一點希望，不妨順便提出來，就是過去馬華作家的小說作品，短篇多於長篇，這可能是由於作家們一方面寫作，一方面還要生活，為了生活，實在無暇從事於寫作長篇，這當然是作家的悲哀！不過主觀的努力，也是很必要的，既然以寫作為終身事業，總不會以寫些零零星星的文章為滿足，希望大家艱苦奮鬥，在一九五七年裏，能產生出幾部長篇巨著，也希望出版家們能出版幾部長篇巨著。

典型與講話

范 提 摩

一、典型人物的創造：高爾基在我的文學修養內說：「假使作家能够從二十個——五十個或幾個小商人、官吏、勞動者中各取出最有性格的階層的特徵、習慣、趣味、身姿、信仰、動作、言語等等——能够將他們再現，綜合在一個小商人、官吏、勞動者身上，則作家可算由此創造出了典型——而這才算藝術。」又在給某青年作家的信上說：「只有將現實中反覆的全現象反映在一個現象上的時候，才能產生真實的藝術作品。」由此可見一個作家要使自己的創作成為真實的藝術作品，先把描寫的人物典型化，是一件極重要的事情。

許多出名小說裏面的人物，都是極生動典型的，如屠格涅夫所寫

的六部有連續性的長篇小說（羅亭、貴族之家、前夜、父與子、烟、處女地。）本本書中，都描寫出當時在俄國出現的青年典型，在「羅亭」中，他創造了一個愛說話不做事，思想大膽行為怯懦的典型人物——羅亭，「貴族之家」中，創造了俄國溫柔善良的典型少女——麗莎，「父與子」中他創造了巴札洛夫——一個虛無主義者，一個不朽的典型，還有其他三部小說，也都有非常好的刻寫，又如西萬提斯的唐·吉訶德，歌德的維特，魯迅先生的阿Q等，這些人物是給我們多麼深刻鮮明的印象！

二、注意作品中人物的講話：由作品中的人物自己來講話，這是文藝裏面最重要的一部份，過去的話本小說，簡直可說十之七八是由人物對話組成的。紅樓夢、儒林外史這些小說並不是故事驚人；使我們佩服的，是其中人物的對話寫得好，使人讀的時候，簡直如聞其聲，如見其形，我們如果能把人物對話寫得好，一定對我們的作品有很大的幫助，怎樣才能把人物講話的話寫得好呢？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我只簡單的提出兩點：

① 講的話須切合人物的身份、職業、地位和個性：我們不能把知識份子的話，放在沒臉過書的農民嘴裏，把摩登女郎的話放在老太婆嘴裏，同時各行有各行的特別用語，而各人講話的時候，又是一句句不離本行。如果我們平日隨時的注意，收集，從活的社會裏，提煉出精粹豐富的言語來，便能使作品中人物的話，說得生動，而美麗。

② 適當的採用方言：在蕉風廿二期文藝座談會上，子凡兄曾主張採用方言，當時我也贊成，我認為只要不濫用，方言能使作品更生動，更親切，更真實，能表示人物的身份，有助於人物的刻劃，同時也能增加文藝的地域性。

負起時代使命

馬 摩 西

第二次大戰後，各國忙於復元的工作，似乎對於文化事業，稍嫌有疏忽之感。但這個大時代帶來了一種大變革，就是許多弱小民族擺脫了不自由的重累而紛紛獨立，因此為人類寫下新的一頁光榮史，也頗使文藝的領域增添了不少寶貴的資料。在這大時代大變革裏文藝中最能大露鋒芒的，莫過於創作小說了。觀察深刻的寫作者，把時代賦予的使命，點染成一幅最為生動的民族覺醒圖，讓熱誠的愛國者，奔向自由獨立的大道。

比較客觀的人會指出，這個大時代原可產生許多偉大的作家，以及他們所獻出的不朽的傑作，但不幸，好的作品竟仍是那麼稀少。加之東西兩大集團的混亂局勢既無法澄清，寫作者又無法把殊途同歸的真義解釋明白，並指出全人類應走的路線，只是以主義化，或近似喊

口號的漫罵，代替了平心靜氣的爲眞理作證的毅勇。因此多數寫作者面面不討好，養成不乖也得學乖的態度以應付苦悶的人生和時代。馬來亞的環境，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照理應該有更多的寫作者從事於小說的創作，打破墨守繩規以及不敢創造時勢的墮性，從新振起精神，奠定適於此時此地生活的里程碑，並標明應與應革的目標和方向。

擺在後面的試金石，會衡量出我們的水準，看我們有沒有嚐試的勇氣：

①開拓馬華文藝的新形式。②趕上世界文藝的思潮。③促進華巫情感的融洽。④指出馬來亞「猛得卡」後的華人應有的合理地位。⑤改進熱帶人的生活。⑥促成星馬的合併。⑦調和華巫間的政治經濟的畸形發展。⑧熱帶風土人情的描繪。⑨改良華人舊觀念和風俗。⑩其他。

一篇有價值的小說，在影響社會人心方面，遠較一篇洋洋灑灑的政治論文高強。

十九世紀以來世界所產生的許多大文豪，像托爾斯泰、杜斯托也夫斯基、莎士比亞、易卜生、莫泊桑、蕭伯納、毛姆、羅蘭士……等等，他們的成就，比一個開疆拓土的大皇帝尤爲偉大。

題材與主題

任重

小說是現實生活的反映，凡是一切生活的現實，都是小說寫作的題材，問題是我們如何去捕捉身邊發生的大小事件，如何加以剪裁，如何以藝術手法來表現。簡而言之，就是題材和主題的關係，這在小說裏是很重要的。

題材，是生活上的各種現象，這些現象可以使我們激動，而想把它寫了出來。

主題，是我們通過了題材，而表達出我們自己對於事物的見解，以引起讀者的共鳴。

但在某一時候，主題不僅是從題材中發掘出來，也可因爲我們聯想的關係，使得主題突出，更加豐富了題材。

像「阿Q正傳」的主題，是反映中國國民性的弱點，這主題是從阿Q的行動和性格上反映出來的。可是，阿Q在趙太爺家打工、賭錢、威風的回到來莊，摸了尼姑的臉，和小D打架……等等，都只是題材而已。但這些題材的內容，都加強了主題的力量，加強了人物的典型性。這一方面是由於作者從這些小人物中吸取了材料，發現了他們共同的弱點，於是，他的思想上不能容忍這種落後的阿Q性，所以要說些什麼話來，就形成了主題。或許主題決定了，他還要再把早先頭

腦中所積累的題材加增或刪減，這就使題材精鍊和豐富。由此可知，小說的題材和主題是連在一起的，我們不能把這二者強爲分開。

自然，如果要主題表現得深刻動人，要看作者對事物的認識深不深，正確不正確。認識不深和正確，寫出來的小說便不會感動人，而是枯燥無味和面目可憎的了。

總結一句，如想題材豐富，是要在無時無刻關懷生活，注意生活中各種現象，在頭腦裏養成對各種事物的敏銳和新鮮的感覺，這根源於對人類社會的愛和憎。主題是在表達我們對於這些事物的看法和想法，而根源在我們對於大千世界的態度。

創造新的形式

逸人

爲了研究上的便利，我們把文章劃分爲各種形式。但，前人最初動筆寫作的時候，往往不一定存心要寫什麼體裁，只是按照他所體會到的最好的方法寫了出來而已，後人看了覺得他們那樣寫法很成功，才把它們的特徵分別尋出來，並給它們分別冠上名稱，並說，如要寫好這一類文章，必須依據這種法則，否則便不對。因此，以後寫作的人便依據這些法則摹倣，這樣歷歷代代的，你也摹，他也做，一種文體也就漸漸的成了一種定型。

別的文體我們不要談，就單以小說的體裁來說，演變到現在就足夠繁多了。有的人把以描寫和敘述爲主的小說，從頭到尾完全用對話的形式寫出，好像一個劇本般。有的却用第一人稱以日記或書信的體裁來寫故事的進展。也有以第三人稱的寫法來發展故事的。

有些小說，是從中間開始，然後在故事發展中，遇到必要時，隨時來一個或一個以上的追叙以說明前事的原委。有些小說，先把故事的結束寫出來，然後再回過去敘述這個故事……其形式之多真不勝枚舉。

小說的形式既有這般多，那麼，當我們有了一個故事時，應該決定用那一種形式來表現這個故事才比較成功呢？因而有些人以爲：應該把故事中的物個性、數目和發生的場面、時間，深思熟慮之後，才酌量採用那一種形式，和從什麼地方開始，到什麼地方結束。

以我的私見說，以往各種形式固然有值得借鑑的地方，但我們並不是一定要依循那固有的形式，我們儘可以大膽的打破舊有的小說形式的成規，好像曼殊斐兒創造新體裁的小說一樣，努力發揮自己的天才，隨着時代的進化，自由地創造新的形式。

所以我不希望一般愛好寫作的朋友們盡走回頭路，應該有擯棄舊形式創造新形式的勇氣，自己愛怎麼寫，坐下來就大膽地嘗試好了。

悲沉的夜

(獨幕劇)
紅蕉

人物：

白雲天：近四十歲。中小學教師，個子頗長，性情溫柔，但性格脆弱。年來疾病糾纏的苦痛，使他染上悲觀的

情緒。
林翠莉：廿七八歲。白雲天的妻子。受過小學教育，是典型的賢妻良母。

杜少文：廿一二歲。一個新聞記者，白雲天從前的學生。富有正義感。

白如冰、如雪、如霜：白雲天的兒女，最大的七歲，最小的三歲。

警察甲、乙二人。
時間：一個子夜。
地點：濱海的一條馬路上。

序幕：幕開時，一盞黯淡不明的路燈，有氣無力地射在一個海濱的筆直的馬路上。馬路上躑躅着兩個站崗的警察。夜

冷靜得可怕。
警甲：(睡眼矇矓，連連地打呵欠)
呵……欠……呵……欠……

警乙：喂，朋友！你昨天又撈了一大把吧！我勸你別幹這種勾當，你老是本性難移，實在使我痛心。我們要忠於職守

，我們更要摸摸良心。窮人的錢，是血汗換來的！你難道就這麼忍心去敲榨他們嗎？你難道就這麼沒有一點兒理性？

警甲：(像是剛被打了一支興奮針)呵！良心？這世間的人們，有幾個還有良心？(憤激地)我也曾經支持過正義，擁護過真理，可是，所得到的

是什麼？朋友，是碰釘！哼！這種社會，這種環境，我看透了，我都看透了，還談什麼良心？(轉了一口氣)

是的，窮人應該同情，但是，不得已時也管不了那許多……

警乙：(憤忿地)你要撈錢向富人身上打主意好了，為什麼偏偏欺凌窮人。

警甲：但是，富人權勢大，不留心撞犯到他們，錢撈不到不要緊，還很有可能被抓去坐牢

呀！
警乙：你近來真變得不成個樣子了！
呵！

警甲：哈哈！我變了？是嗎？哈哈！我說你是個大傻瓜，是個天字第一號的大傻瓜！有錢給你撈你不撈，偏又來說這

一大堆良心話！哈哈！

警乙：瞧吧！別開心，有一天給我抓到證據你就糟糕！

警甲：(譏諷的口氣)好吧！我等

待着你的手銬！哈哈！
警乙：……
警甲：……

(舞台上只有兩個警察躑躅地踱來又踱去。一會兒，忽然有一隻頗長的黑影隱約地在馬路的另一邊出現。黑影漸漸地曳近海岸去，突然

站住身子，不停地東張西望。然後又跳上石堤，站立一陣子，突然奮身一躍，跳了下去，「泵！」的一聲巨響，驚動了踱步的兩個警察

，他們一齊飛奔石堤去。兩支手電筒強有力的照射下，他們看見了水上一個人在載浮載沉地漂着。警察乙立刻放下手電筒，向海中縱身一

跳。一會兒，警察乙拖着一個人濕淋淋的從水上拉上來，那人似乎在極力掙扎着。)

人：(還在掙扎)先生！請你放手吧！哦，拿督，你做做好事吧！放手吧！你放手吧！讓我去死吧！……讓我去死吧！

警乙：(強有力地抓住那人的膀子)先生，你不能死呀！你絕對不能死呀！你知道自殺是犯法的嗎？你為什麼要去自

殺的呀？

人：(似乎知道掙扎不脫了，惘然若失地站着。)

警甲：你叫什麼名字？你為什麼要自殺？

人：我叫白雲天……

警甲：我問你，你為什麼要自殺？

白：(在黯弱的燈光下，現出異常痛苦的样子。)

警乙：(表示同情地)先生，無論你悲觀到什麼程度，生命總是可以留戀的吧！我們自然不惜一死，但又何必要去自殺呢？

白：(痛苦地，沈默地。)

警甲：先生，你到底為什麼要自殺的啊？你知道自殺是犯法的嗎？

白：(低沉地)我知道。
警甲：那你為什麼要自殺呢？

警乙：我瞭解一個自殺的人必然有他難言的苦衷。先生，你如果有什麼苦難，也許我們可以幫你的忙呀。
警甲：是的，我們可以幫你的忙呀！
白：(沈痛地)為什麼要自殺？……
咳，說來話長，真是一言難盡……

警乙：先生，你是做什麼的？

白：我是一個教師，我一離開學校就在小學、中學裏教書教到現在，已經整整十八年了。嘗了多少辛酸，受了多少痛苦，到如今，我的位置仍舊得不到保障，我的生活仍舊得不到安定，我的待遇仍舊是這樣的菲薄，仰不足奉養老母，俯不足溫飽妻兒，你們想想，這日子怎樣過？

警甲：哦，先生，你是當教師的，聽說教師是最神聖，最崇高的，你先生怎麼會弄得這般潦倒呢？

白：（憤然）你們外行人那里知道什麼「神聖崇高」什麼「為教育而教育」！哼！只是一般教師自欺欺人的口號！有些校長未必會長校，只要擅長捧大腿、車大炮，在董事面前獻媚討好，儘管學校搞得一團糟，董事口裏却說他是好校長。有些教師未必盡心教導，簿子懶得改，筆記不用抄，上舞廳、逛歌台，麻將搓到通宵達旦，儘管學生成績差，只要和校長交情好不計較，馬馬虎虎便算了！更有些學校，校長「欺侮」教員，教員「氣死」校長，大家互相傾軋，哎！這樣學生怎樣教得好？哼！昧着良心，誤人子弟，簡直就是敗類、渣滓，還談什麼神聖崇高？（稍停）當然，我不能抹殺，也有些校長或教師，在惡劣的環境中掙扎，他們「吃的是草，擠

的是乳」，他們抱有高度服務的熱忱，他們仍堅韌不拔地學習魯迅的「冷眉橫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精神，這才是我們值得敬佩的優秀的教師。我雖不敢怎樣自豪，十餘年來受過董事的侮辱、校長的猜忌、教員的破壞，但我並不因此而自暴自棄，昧着良心而敷衍工作，我堅信教育下一代所付出的代價，絕不是白化的，因為下一代就是將來社會的中堅，國家的棟樑！我可以犧牲一切，爲了下一代！

警乙：對！你說得非常對！

白：可是，正因我不肯昧着良心敷衍工作，校方有什麼不合理的措施，我總是不客氣的批評，因此得罪了校長，這次他便藉故把我辭退。

警甲、乙：你還可以另謀高就呀！另謀高就，談何容易！哎，像我這種程度的「經驗教師」，遲早是要被淘汰的！什麼文憑考試，什麼教師檢定放試啦，不是要來爲難教師是要做什麼？想想看十八年的血汗，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現在落得這個結果。

警乙：你先生也太悲觀了！全馬教師不是都在反對教師檢定放試嗎？教總不是不斷在爭取華校教師的福利嗎？只要我們華人團結一致，努力爭取，華文教育的前途，華校教師的前途是不會黯淡的！你先生也太悲觀了！

蕉風
文藝叢書之二

蕉風
文藝叢書之三

新書預告

集愚集

散文集 馬摩西著

一九五七年二月份出版

爛泥河的嗚咽

短篇小說集 方天著

一九五七年三月份出版

蕉風出版社出版
友聯書報發行社發行

白：（自言自語）悲觀，悲觀，哎我眞的變成悲觀了！自從……

自從……啊！（突然迸出了眼淚）自從我知道我害了肺病以來，我……我就感到悲觀了……

……明明是樂觀的前途，我却覺得是悲觀的前途……哎……

肺病，肺病……爲了不累到我那賢慧的妻……以及弱小的孩子……我……我決定自殺……

（這時候，忽然遠遠地傳來女子尖銳的哭叫聲，那聲音由遠處漸漸地飄近來。白雲天的妻子林翠莉一手抱着女兒，一手牽着男孩，哭叫着奔上來。）

莉：（哭叫）雲天啊……雲天啊……孩子們……只是陪着大哭。）

白：（痛苦地）……

警甲、乙：白太太，別傷心了，沒有什麼事，沒有什麼事呀！

莉：（哭着）啊！你又何苦來！

（這時，杜少文彷彿在尋思地走上來。）

杜：（驚訝地）咳！白老師，白師母，我正要來看望你們，想不到在這裏碰見了，白師母你爲什麼哭？是怎麼一回事呀？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

莉：你老師要……要自殺……啊……

……剛才，我孩子哭，我醒來想喂他奶，忽然發覺你老師不在，床邊有一封信，叫絕命書……啊……你老師說他有肺病，要去自殺，叫我……叫我再去嫁人！呀！（大哭起來）

杜：自殺！

警甲、乙：白太太，沒有事啦，沒有事啦，別再哭了。

杜：白老師，你爲什麼要出此下策呀？

白：（痛苦地）你們都可以振振有詞地說爲什麼要自殺？爲什麼

生命不可留戀？可是，你們知道，在享受生活的愉快的人，自然是覺得生命無論如何是可以留戀的。像我，即使不自殺也不能活得長久的人，便覺得活着只是多受苦罷了。肺病奪去了我生活中的一切愉快，肺病把我的生活力全都剝奪完了，我只是一個活的死人，少女，你看像這樣的生活還值得我留戀麼？

杜：（同情地感到痛苦）白老師，你別再說這些話了。白老師，你還有未完成的工作與責任，你應該勇敢地担負起你的任務。初期的肺病只須好好的休養一年半載，便可痊癒，至於經濟上的困難現在也解決了，因為同學們自從聽說你染上初期的肺病後，大家非常焦急，除了虔誠的希望你早日恢復健康外，都覺得應以實際的行動來幫助你，安慰你，以表示對你以往十幾年來堅守教育崗位循循善誘的感激，現在我們已募集了兩千多塊錢，大概够做先生半年的休養費，不够的以後再想辦法。現在我便是代表同學們送這批款子給你。先生，這個世界雖然是冷酷的，但當你知道了你的學生們是多麼的愛你，敬仰你，感激你，希望你永遠的指引着他們，你的心該也會感到一點溫暖吧。

白：（感動地）同學們對我好多了，真使我想不到。

莉：雲天，你怎麼捨得離開我和孩

子們而去死呢？記得我們結婚的那天，你對我說：我們從此有福同享，有苦同嘗，互相幫助，互相鼓勵，無論多困難都要堅強的活下去，好好的走完人生的路，撫養大我們未來的兒女。現在你怎麼說連累我受苦，叫我改嫁？難道你不知道，只有失去了你，我才是真正的苦嗎？

冰：（天真地）爸爸，你不要自殺吧，我喜歡你天天陪我玩，講故事給我聽。

白：（流着淚一面撫如冰的頭，一面凝視如雪、如霜）。是的，孩子，爸爸再苦也得為你們活下去。

警甲、乙：（忽然發覺白雲天身上的濕衣服）先生！你的衣服濕了這許久，還沒換呢！快回去換吧！

白：（這時才感覺到寒冷）哦，謝謝你們兩位了！

杜：（立刻脫下自己身上的衣服，給白雲天換上，然後抖抖白雲天的衣服，突然一張紙掉落下來，連忙拾起來看，信上寫着端正的鋼筆字，原來是白雲天的絕命書。）

杜：（捧着那張紙噙着）同學們：你們和我，在同時期中，吸同樣的空氣，必有同樣的感想；希望你們無論到那裏都要奮鬥，和不合理的現實奮鬥，只會成功，不會失敗；事情失敗的一天，就是人格成功的一天，而且沒有犧牲什麼，犧牲的，

只是一副奴隸的鎖鍊。如果中途立住了脚或者拚命保守着奴隸性的，才真正犧牲了人格了。生在這個世界，凡有知識有血氣的，就應該現出人的真面目來，維護人應有的尊嚴！我覺得非常遺憾，我不能跟你們在一起了。謹祝你們奮志前程

（接第十八頁）

「他們是誰呀？」

「我家裏的人……難道說你不知道今天是我倆新婚的歡樂日子麼？」

「我倆新婚的日子嗎？」

「是的，親愛的，我們走吧

然後他又感覺他倆似已到達結婚的地點，那是一間寬大的屋子，火樹銀花，到處點綴着輝耀的光彩。他倆已穿上新婚的禮服，由數千賓客的中間穿過。他感到人大擁擠，使他胸部的呼吸，有些阻塞，眼花繚亂，昏氣沉沉。然後他又感到，似有一隻白手，向他伸過來，拉他走進一間寬大的禮堂，他仔細一看，原來拉他手的人，是一個白髮皓鬚的老翁。這老人微笑着對他說道：

「新郎，由此地走，我可以帶路。」

他跟着他走，到了一間美麗的房裏，老人離開他說：

「你這裏等一會吧，我去馬路上就來。」

幾分鐘後，老人打開了一道

，好自爲之。你們的老師白雲天絕筆。

杜：（激昂地）白老師，你絕不能中途立住了脚，你要繼續奮鬥下去，奮鬥下去，直到成功的一天！

白：（點頭）好！我們走吧！（幕下）

寬闊的門，顯出蔚藍的天空，他聽到了美麗動人的歌聲，響澈雲霄，使他的內心很受感動。一霎時，白雲加小姐，穿着潔白的新婚禮服，頭上插着一束白蘭花，遠遠地向他走過來，漸漸走近他的身旁。他伸手去拉她，她也把手伸過來。他把她抱在懷裏，他感覺她的冰冷的嘴唇上塗着鮮紅似火的胭脂。

以後他又昏暈過去，失了知覺。……

醫生正拉着病人的手在診斷，忽把拉着的手放在胸前，愁眉不展地對看護婦搖搖頭，沒有說話地離開了病房。

看護婦看看床上的病人，他的面上露出了恬靜的微笑！看護婦對她的同事說：

「他在微笑呢？」

「是的，……他已安心了，……過去幾晚，他實在痛苦，……

……他和死神掙扎而奮鬥了很久……但他完全失敗了。……」

她倆情不自禁地替他不幸的身世，灑了一掬同情的眼淚！

馬場馬

常夫

你本該

在無邊的原野奔馳，
踏着晨露，
與飛鳥爭快；
沐着夜風，
和流星比速。

你本該

在山林裏，
振鬣長鳴，
嗅着野花的香味，
聽着泉水的琮琤。

或者——

騰起身子，
越過溝壑岩壑；
或者——
並舉雙蹄，
登上崇山峻嶺。

你本該

在戰場上爲國効勞，

馱着戰士衝鋒陷陣，

聽號角悲鳴，刀劍斫擊；
看槍林彈雨，血肉橫飛。

豎起兩耳，放開四蹄，

勇敢的追奔逐北。

或者——

拉一輛車，
在桃紅柳綠的蹊徑緩步前行。

或者——

拖一把犁，
翻開田中的新泥。

而今

你竟在這麼一片草場，
拼命的跑着，兜着圈子，
像煞有介事，

你不覺得無聊？

你可知

爲什麼四週
人山人海，聲音噪雜？

爲什麼

有時人向你歡呼，向你招手，
有時人指着你罵個不停？

爲什麼

有的人冒着冷汗，
有的人喜氣洋洋？

有的人頓着腳，

有的人鼓着掌？

有的人在窃窃私語，

有的人在高聲亂嚷？

你可知

你變成了人類

賺錢的工具，

賭錢的對象？

你可知

多少人

爲你傾家蕩產，夫妻反目？
多少人

爲你跌入陷阱，失却靈魂？

我不知：

你聞着粉味，油膩，汗臭，
是否感到愉快，一如在

稻田中聞到的禾香？

你看見

那一張張發油光的面孔，
和一雙雙睜得大大

充滿血絲貪婪的眼睛，
可會想到

山野裏的豺狼？

對於那些

摩登太太，小姐，

眯着眼送來的飛吻，

你是感到歡喜還是惡心？

你主人

不斷的摸你，拍你

怕你挨餓，

耽心你着涼，

愛你勝過他的爹娘，

這恩情自可說是天高地厚，
但，你可想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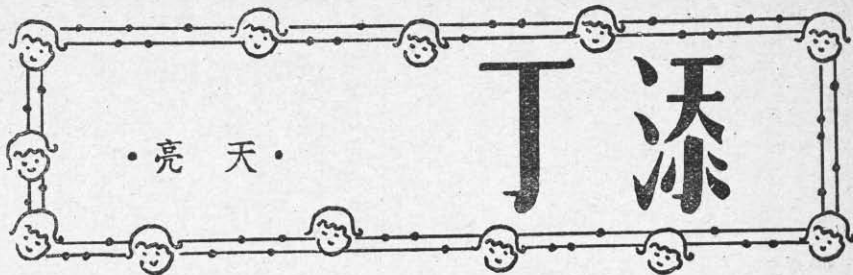
萬一你失足滑倒，

你的結果是什麼？

一顆子彈將穿過你的頭顱，

那便是你主人對你

一生辛勞的報償！



丁添

· 亮 天 ·

伍太太的心情很紊亂，紊亂得好像一絮錯綜交織着的麻線一樣。她時時計算着自己的懷胎底日數，到今天，已將近滿十個月了。跟着日子而增加的苦楚，也一天一天地加重。她由過去的經驗，知道肚裏面的孩子，已經長到「瓜熟蒂落」的時候了。

爲了這件事情，她曾經和丈夫談過了好幾次。她打算等孩子一出世，便把他送到收容所裏去。因爲丈夫失業了好幾個月，目前一家六口，已不容易過日子了，怎能再養得活多一個孩子呢？然而，她的意見每次都遭受到丈夫的否決，她的丈夫老是用同樣的話來安慰她。

「有一片草就有一滴露，少養一個孩子，也不見得就會省下幾分錢……」

她明白丈夫的心意，他寧可自己受苦，不願眼看着骨肉分離。可是，每當太陽從東方爬上來的時候，就須要錢用，怎麼辦呢？丈夫的失業依然是失業，生了出來的孩子要吃要穿，未出世的孩子，却又無法叫他遲一點誕生。

這時候，三歲的女兒突然走進來了，嚷着要錢買零食，把伍太太的思潮打斷了。接着，伍先生垂頭喪氣地跑了回來，默默地坐在椅子上，好似受了滿肚子的冤屈，要尋找發洩的對象一樣。

一陣悲哀湧上了她的心頭，她掉落了兩顆晶瑩的淚珠。這時，他她立刻把她擁抱着，兩人放大喉嚨哭個痛快，把內心的鬱悶吐露出來。但是，他仍舊坐在那兒，一動也不動，彷彿是個喪了魂的軀壳。

「我想這次到醫院去生產比較合算一點，因爲醫院裏有醫生診視，同時又可以節省一點錢……」

他聽了她的話，心裏又是一陣難過，憂愁緊緊纏繞住他。他想想：就算是依從她的主意，到醫院去生產，也須要點錢用。現在那個貼着常滿的米桶是常空的。昨天他看見了米桶底只剩下淺淺的一勺。

伍太太聽了這刺心刺肺的話後，竟把兩隻眼

請哭得紅腫起來。

這時，他突然站起身來，拿了帽子往外跑，

伍太太看見他這種失常的舉動，連忙追了出來，一把抓住了丈夫的手臂，緊緊地抓着。感到一陣驚惶，她不願親眼看着丈夫，爲了家庭而掉落到無底的罪惡深淵裏去。

「昨夜裏的事情，你千萬不可去嘗試，萬一

失手，家裏怎麼辦呢？我們寧可窮一輩子，也別貪圖這點不義之財。」

由於太太的真誠所感動，他更覺得自己的懦弱無能，自己不能負一點做丈夫及做父親的責任，使家人過着起碼的生活條件，却要家人陪伴着自己在飢寒線上掙扎，真可恥。

「伍先生！你的掛號信，請你簽個字。」黃衣使者一邊說，一邊從郵包內檢出一封信給他。

他伸手把信接過來，一眼看見是從P埠寄來的，便猜到了八成，是爲了職業的事情，心裏止不着卜卜的跳着。他盼望信內不再是寫些「愛莫能助……」的字樣。他順手將信遞給太太拆閱。

「P埠的位置已經有了着落，要你在本月十五號以前去接任……」她興奮地說道，剛才籠罩在臉上的陰雲已被一陣風吹散了，甜蜜蜜的笑容又復現在她的臉龐上。

一個失業很久的人，一旦得到了職業時，真是絕處逢生，他內心的喜悅，簡直是無法形容。更不會去考慮薪金多少，和聘期的長短了。

「那麼，明天你就要動身了。」她一邊說，一邊步回房裏去了。

他想起，自己到P埠之後，家裏也要留下點錢，況且說不定太太就在這幾天要生產了。於是，他急急地離開了家。

太陽慢慢地移向西方，黑夜跟着降臨大地，時間一秒一秒地過得很快。錢字在他的腦海裏不斷地浮動，一般昔日堪稱爲知己的朋友，以及有點牽連的親戚，現在都擺起了閉門謝客的態度來了。

街道仍舊是光滑平坦的街道，街燈依然是吐露出慘淡光芒的街燈，伍先生不停地在馬路上走着。

一個個的行人，在他的面前掠過，一個個的影子，在他的腦海裏浮沉，無數的人名，從他的記憶中拾回來，却又一個一個地拋去。他走進了多少個大門，又走出了多少個大門。

最後，他在一家電髮店的門前，停止了脚步

碎米，便不得不把那張留下給她的以應燃眉之急的十塊錢，拿去換了幾「于冬」白米，以免孩子們陪着自己已受罪。

命運偏偏喜歡和窮苦的人們開玩笑，一直把人迫到窮途末路，以致感到生無可戀而自殺。

他想起了昨夜與太太說的那幾句話：「與其坐以待斃，不如跟劉老板去冒險走一回，過骨，二百塊錢的酬勞費一定可以拿到手，不過骨，便到『自由旅店』去開個房間，做上一年半載的免費食宿的顧客也無妨……。」

。把他那在店內當學徒的妹妹叫了出來，說明了來意之後，妹妹便用同情的語氣說道：

「我去和老板商量商量，向她先借這個月的薪水給你，行嗎？」

他看着妹妹那天真活潑的笑臉，使他無話可答，他這時只覺得自己十分慚愧。妹妹也是天真，哥哥既為錢而來，又何必再徵求他的意見呢！她看哥哥不說話，便迅速地走了進去，又很快地走出來，手裏拿着一張十元的鈔票說：「這是我本月份的薪金，你先拿去吧！」

他羞愧地將鈔票收下，雖是僅僅十塊錢，他覺得比前時的千百塊錢還要寶貴，因為「渴時一滴如甘露」。他的話說出喉嚨來，却又吞了進去。他做夢也不會夢到自己今日會落到這個地步！

夜深了，沉重的鐘聲，敲完了它那夜間最長的一次響聲。

伍太太坐在牀沿，兩手摸着肚皮，皺着眉頭說道：「你去賃一輛車來，我想現在就去，因為肚內一陣一陣地隱痛，恐怕孩子會在天亮以前出世啦。」

他立刻三步拼做兩步地跑了出來。街頭很冷靜，濛濛的細雨連綿地落着，茶室都已關上了大門，擺在騎樓下的食物攤，也正在忙着收市了。車夫一聽見了是送產婦到醫院，便索取高出一倍以上的車錢。他很明白，生產如同救火一樣緊急，絕不容猶豫的。

「快！快！」伍先生一壁催促着車夫，一壁急忙地鑽進車內去。他只祈禱着太太平平安安地把孩子生出來，多出幾塊錢車錢也無所謂。

當車子抵達家門的時候，太太已把籐籃提在手上了。

「你在家看顧着孩子，我和楊太太去便行了。」

「不，我陪你去一趟，孩子睡着了是不會這麼快醒過來的。」他不放心太太獨自去，一手把太太拖進車內去了。

車子在濕漉漉的馬路上奔馳着，一路上，他緊緊地攏住太太的軀體，一點也不肯放鬆，他怕自己一放鬆手，太太便會馬上溜過了奈何橋。

車子停在一所醫院的走廊外，雨忽然變大了。看護婦要他們到大門口的辦事處去先掛號，然後才辦理登記手續。於是，他冒着雨珠，一口氣跑到了一百多公尺遠的辦事處去掛號。辦事室內右邊的長檯上，睡着一個不知是書記還是司關，伍先生叫了十多句才把他叫醒。他怨容滿臉地寫了一張字紙給伍先生，伍先生取了這張路票，跑回來已全身都被雨水淋濕了。

「把掛號單放在桌上，你站出去，別弄濕了我的地板……」看護婦用尖酸的語氣，大聲呵叱着。

真是「虎落平原被犬欺」，她們憑着甚麼權勢欺人，伍先生很想回敬她一兩句：「呸！臭婊子，除了兩年洋書，便腳踏馬屎憑官勢地看衰人。」

可是，他沒說出口來，只好忍耐着不作聲。他接過了太太遞給他的毛巾，抹着頭上的雨水。牆壁上那盞青藍色的鬼燈，把太太的臉色照得非常難看，她正在進行那種不知叫甚麼名字的登記手續。接着，又聽到看護婦不耐煩的尖聲了。她像法官在審判犯人一樣，盤詰着太太，大聲問道：

「你丈夫做甚麼工？」

「失業，」太太簡單地答道。她知道：假使在職的人士，須繳交五塊錢，若是失業者便可免繳。

「老實說，別爲了避免繳五塊錢而說謊。」看護婦帶着幾分忿怒說道。

「目前真是失業。」太太懶於和她多說閒話。因爲她已經感到不耐煩了。

「好吧！失業！失業！永遠失業！」她像被冤鬼打了嘴巴似的大聲嚷道。

「放你的狗屁！」伍先生狠狠地應了她一句，他這時已經忍無可忍了。

「你給我滾出去！」她的聲音比剛才更大，好似一頭野獸一樣咆哮，蹦跳，張牙舞爪，想把他一口吞掉。

「走就走，難道不在這兒，我的孩子就生不出來嗎？」伍太太高聲地說道。順手把丈夫寫來的紙頭撕成碎片。

伍先生一手挽住太太，一手提起籐籃，走出了那間陰森森的鬼屋。把太太載到她曾經在那裏生產過四胎的留產所去。

在車中太太喘着氣說：「誰叫我們窮呢！……」

進了留產所，總算把太太安置妥當了，可是車夫的車錢，却又要跟着時間的延長而提高。結果，在討價還價之下，伍先生多付了兩塊錢，算是彌補車夫的等候費。這樣，便把從妹妹那裏借來的錢花得只賺二元了。

伍先生回到家裏，看見孩子們睡得正甜，他把身體一倒，躺在牀上，思潮起落不停。一合上眼睛，太太的倩影便在他的眼簾下顯現。他彷彿看見了猙獰的魔鬼，正把他的太太拖到另一個世界去，他伸手向前一撲，想把太太抓住，然而，她已經離得太遠了。她好比一隻斷了線的紙鸞，乘着微微的晨風，慢慢地往上飄，隨着幾朵漫遊的薄雲，飄向那遙遠的天邊，他仰望着太太，提高了嗓子，大喊一聲。

糟糕，牀上的小孩，被他從甜夢中嚇醒了，「哇」的一聲哭起來了。

簡直是自討苦吃，孩子被喚醒後，嚷着要找媽媽，他用盡了各種方法哄騙，也不能把孩子騙停，他一氣之下，大聲吆喝兩句。更糟，孩子像死了爹娘似的小眼睛，槌胸頓足地放聲大哭着，一雙浸在淚水裏面的小眼睛，不斷地在父親的身上溜來溜去，恐怕他的父親一時神經錯亂而把他撞昏死地。

離開了母親的孩子，是怪可憐呵！老人家說得不錯：小雞的確是需要母鷄去攜帶才過得舒服。

，他心腸一軟，把孩子抱在懷裏，傷感地滴下兩顆眼淚。

街上傳來了一陣小販的叫賣聲，他抱着孩子出去，買了兩個油條大餅，塞住了孩子的嘴巴。

黑夜的盡處便是光明的開始，一輪紅日，已出現在東方，燦爛的曙光，引導着人們各奔前程，他沒有忘記昨天P埠的來信，可是目前前兩件事比P埠的來信更加重要。一件是叫妹妹請幾天假，回來看看家裏的孩子們，他才放心到那六十英里以外的P埠去就職。另一件是設法找些錢，繳交太太的生產費。

大清早借錢到底是不很妥當，而且許多人都認為這是不吉利的預兆，就是想借的也不肯借，何況他已經借到無處可借的啦。

在他的眼前擺着好幾條路，可是每條路他都不敢再走，根本就是走不通。

太陽偷偷地往上爬，時間不容他再在家裏逗留，縱使是到處碰壁也得出去碰碰，要不然，這樣呆坐在家裏，等天掉下錢來給他去應付這個難關嗎？

他像「盲人騎瞎馬」一樣，在那熙來攘往的大街上亂撞，金錢把他折磨得頭昏腦漲。幾次汽車在他的身旁擦過，險些兒把他撞倒。他看見了別人一疊一疊的鈔票從袋中拿出來又放進去，真恨不得一把搶過來。

他漫無頭緒地走着，走着……忽然眼前一亮，想起一個他認為是救星的人來了。他僱了一輛三輪車，告訴了車夫一聲，車子便搖搖擺擺地往前跑，晨風帶着微微的寒意迎面吹來，他感到一時精神煥發，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鮮的空氣。

三輪車經過了好幾條街道，他都無心注意，只聽見車子不斷地敲着「叮！叮！叮！」的鈴聲，車子走盡了熱鬧的街道，便轉入了一條僻靜的小巷，過了幾家還把大門關緊的店舖，車子停止了。他跳下車，頭也不回地往前走，他迅速地踏進了一家大門，穿過了後堂，一座樓梯把他引了去，樓上靜悄悄地沒有一點人聲，連女傭的踪

跡也找不到。全樓只有一廳兩房，除了一間空房之外，那剩下來的這一間，便是他的救星的臥房了。

他在房門上輕輕地敲了兩下，裏面沒有回應，他順手推開房門，看見她還酣睡在牀上呢！

她是一位寡婦，嫁了三次，三個丈夫都不幸先後逝世了，於是人家都說她命中剋夫。現在她從第三任丈夫手裏拿到了一些菲薄的遺產獨自度日。

他們如果按照親戚上的關係來稱呼，她是她的大姨。但是她却時時乘虛而入，偷取着她妹妹的一部份愛情，以滿足自己的慾望，尤其是近來，她常常利用那萬惡的金錢去誘惑她的妹妹，使他就範。

爲了這件事，她和妹妹已經斷絕了往還，她的妹妹嚴格禁止自己的丈夫和她接近。

妒嫉遮掩了骨肉的深情，愛情蒙蔽了親生姊妹的眼睛，妒嫉與愛情，把她們兩姊妹各自分開，雖是近在咫尺，但是，心中的相隔却無異鴻溝。

自從她們姊妹鬧翻了之後，他還偷偷地找過她兩次。並非是爲着依戀於她的姿色，全是爲了告貸無門才迫不得已踏上她的門檻。他認爲這樣雖然於心有愧，但總比餓死好得多，所以現在又背着太太來找他的情婦了，與其說是背着太太，毋寧說是爲着太太。

這時房內的空氣很溫暖，因爲百葉窗尚未打開，她走近牀沿，低聲地叫了她的名字兩聲。她那雙惺忪的睡眼張開了一條縫，眼球在微腫的眼皮內轉動了一下，似乎看清楚了他的相貌。一剎那間，她把整塊眼皮撐開，好比擒羊似的，一伸手便用力地把他拉在身旁。

「我正在夢裏見你呢！」她嬌滴滴地說道。從薄薄的睡衣袖裏，露出兩條白淨的手臂來。

他想着留產所的妻子和家中的孩子，拿不出多餘的心情來欣賞她的姿色，他現在的目的是求她借點錢，並非想在她的身上找尋另外的需要。

「你的妹妹昨晚到留產所裏去了，現在家裏……」

她不等他說完，便搶着說下去道：「家裏極需要點錢是嗎？」

她的聲音帶着幾分憐憫，又帶着幾分譏諷，他聽了覺得有些刺耳，他暗想，既然明白了，又何必再問呢！

他一時找不到適當的話來回答她，他的心緒很紛亂，他想入窮起盜心這句話說得不錯，他深信一般小偷強盜們，絕不是自出娘胎便是一個賊種。現在你要渡過難關，把自己太太獨佔的愛情偷一點出來應付另一個女人，總比偷取別人的東西被送進監獄裏去好得多，况且這又是對方所願意接受的，何樂而不爲呢！於是，他眼一花，便毫無自主地任她擺佈了。良心責備着他，太太的眼睛，從牆上的半身相片中放射出鋒利的光芒來，監視着他。

「嘻嘻！好一個忠誠的丈夫，假使妹妹知道了，一定會飽食三天呢！」她詭媚地笑着說。

「少說廢話。」

「妹妹如果不是這麼固執，我也不致於多受兩個人的蹂躪。」她似乎感到有些怨恨，臉龐上很快地籠罩上一層淡淡的哀愁。

當他走的時候，她很親暱地握着他的手臂，把他送到樓梯邊。這時，他巴不得一個筋斗翻到樓下去。

太陽高高地照着他的面孔，他匆匆地走到留產所去看他的太太，一進門，女傭便對他說：「伍先生！恭喜你添了發財。」

接着他聽到「母子平安」等報告。

他在太太的牀沿坐下。她凝視着他，彷彿要在他的身上找尋些甚麼秘密或失去的物件似的。

「你很累吧？一定是孩子們太胡鬧了。」她用關切的口吻說道。她越對他關懷，他便越感到難過。他很想叫她伸出手來在他的臉上重重地打兩巴掌，讓他把臉孔伏在她的懷裏，痛哭一場。

珠寶行

葉綠素

——都市風景綫之一——

珠寶行開設在城邊
出售着人類的性靈

夥計

我要一條金頸鍊

請您過來參觀

這是足金的

這是盾金的

還有這是串珠鍊……

眩目的光彩
衆多的式樣

嘿

那是牌子

那是耳環

——用來貫穿小姐們的耳朵

那是手鐲

——戴在少奶們的纖腕上

還有戒指

黃金的

白金的

鑽石的

那是您所要的頸鍊

用來套在淑女的頸項

更顯得綺麗哪

這是胸針

給晚裝多點閃耀的彩光

嘿

那是手鐲

——剛應市的新奇花樣

還有碼針

插髮的碼針

筆直的碼針

波曲的碼針

這是碧玉的同心結

這是翡翠的髮花圈

這是瑪瑙的墜子

和這多彩的琉璃牌

金黃的

透白的

璀璨的

眩彩繁多的式樣

多可愛呵

這一切比魔術更媚人

比情話更甜蜜

比迷藥更猖獗呵

拉着美麗的頸項

鎖着愛奢華的手

貫穿着無辜的耳呵

扣着虛榮的心

珠寶行開設在城邊

出售着人類的性靈

或跪在她的面前懺悔，求她饒恕。

「我想明天就回家，剛才已經通知了接生婦

。」

「在這裏多休息兩天也好，家裏孩子們太嘈

雜了。」

「我在這裏聽不到孩子們的嘈雜聲，更加覺

得難過呢！」

她老是掛念着那群相聚不覺歡樂，別後陡感

悲傷的孩子們。

他想安慰她幾句，可是，腦海中空洞洞的找

不出一點談話的資料來，他順手將袋中的五十塊

錢，塞到她的手裏去，他不敢去看一眼那幾張污

穢的鈔票。他把視線轉移到嬰孩的身上去，想從

那兒找些話談談，可以避免她問起鈔票的來源。

「你向那兒借來的錢？」她終於問出聲來了

。她像猜中了他的秘密一樣，故意叫他不打自招

，她的聲波是那麼的低微，然而却一字一字地衝

進他的耳膜裏去。

怕見鬼就偏偏會遇到鬼，當他一聽見她的問

話時，他想拔足便跑，但是他的雙腳不聽從他的

指使，老是麻木地站在那裏，寸步難移。在他的

耳邊响起了一陣詛咒的聲音，他仔細地聽，這

聲音彷彿是發自他的良心。要他忠實地告訴她，

這是他實淫換來的臭錢。

接生婦走近了他們的身旁，開始說長道短。

他很感激她替他解除了說謊的鎖鍊。

最後，他告訴了太太，下午要到P埠去工作

，和其餘一些不關重要的事情，他覺得週身都輕

鬆了許多。他帶着一顆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了

的太太。

× 一列南下的火車把他載走了，在兩小時多的

行程中，有一種莫名的惆悵在侵蝕着他的心，他

提不起半點興奮的情緒來。機器發出了震耳的響

聲，爲他增添了無限的憂鬱與煩惱。他的眼睛雖

然是落在手裏的書本上，但是，他的心裏却懷念

着留產所裏的太太，和家中的孩子們。



從椰樹說起

我會說椰樹是熱帶風光的象徵，踏入熱帶隨處可見椰樹。在巴士盧中，在甘榜簷下，以至從高山俯瞰，自簾榻仰望，它總伸出長臂向我們招手，搖擺着蓬首向我們點頭。假設一旦把它全部砍淨，我們便幾乎忘記生活在熱帶了。但熱帶生活稍久，它的太單調的姿態又漸漸使我們淡漠，至於熱視無覩，我們的視線又轉移到那驚紅駭綠的熱帶花草。這是一個新的植物世界，品種的繁多與奇異，真是如行山陰道上，目不暇給。真要細研一花一葉，便有如讀新書的愉悅。從前讀汪榮寶的詩：「對月類能推漢曆，看花苦為譯秦名，」極賞其所表現的異國情調。及我處身異域，親見異花，連異名都不知，更談不到譯事的甘苦；可笑的是偶然請教學生物的朋友，他們也和我一樣門外漢。至此，我更深深意味到汪詩的情感透自現實。然而等到我看熟了花草，多遊幾個名園，多坐幾個高雅清幽的客座，多交幾位園藝專家，我的心理又有些變化。我已能夠從滿園春色中獨賞出牆的紅杏，三千的佳麗中獨拔專房的美寵。我才認識胡姬是熱帶花草的異品，我的認識絕非人云也云，而是接納正確的公意加上直覺的感受。

不踐泥土的奇花

胡姬是蘭科植物，它有着在空氣中生長的氣根，故不需要泥土也可生存。原株產於熱帶森林，或高山峻嶺的深谷，常附寄在樹幹上。靠那氣根一面吸收空氣中的水分，一面也吸收樹身的水分；這樣地滋生，有空谷幽蘭之勝。中國的風蘭掛蘭也屬於胡姬的同系姊妹，不過寒冷的氣候裏種種困難，只聞廣的亞熱帶較常見，而在此熱帶則遍地皆是。這裏的人也很酷愛它，名種奇種貴逾千金，却為豪華的園墅所爭致。

在馬來亞的園圃庭院，最雅艷的花卉推算胡姬。胡姬的種類衆多，據說合野生原株與接交的雜種，不下數千品，真是洋洋大觀。它可以盆栽，盆裏只放些木炭屑、碎磚、碎石便够。如套上名貴的古瓷瓶，安放在酸枝几案上，既古雅又嫵媚，着實像個多情的貴婦，使人發乎情而止乎禮。因

為品種多的關係，花葉款式互異。葉有纖長的，有短嫩的，有翠綠如枝柯的，有羽狀的，……。花大部分如蘭花而多變化，也有似萱而美於萱，似桃而美於桃，似水仙而美於水仙的，更有一種花顏像女人的拖鞋——西人稱淑女拖鞋，可和楊鐵崖金蓮酒杯的韻事媲美，嬌紫嫣紅，綽約多姿，而且自一枝橫斜至玉樹亭立，百態雜陳。它們都較芝蘭常開與耐久。我會看過原株移植的胡姬，高如及簷的小樹，而滿樹酣放的小蘭花三月尚不凋落。

胡姬尤可愛處是甚多品種，可以凌空種植，用一塊枯朽的木頭，或一半空淨椰肉的椰壳，或一個多通小孔的陶盆，都儘够它發展。繫以鐵線，可掛於窗下簷前，可懸在廳堂斗室，可長長短短地結在花棚底下，臨風搖曳，錯落有緻，顧盼之間，塵勞盡蕪。從前鄭思肖抱着亡國深恨，所畫芝蘭都懸空倒吊露根，假託芝蘭以比擬自己的節操，并暗示在敵人的武力佔領下祖國無一片乾淨土，所以芝蘭都倒掛了。其志可憐，其事則出於藝人的想像。故鄉的掛蘭，也許是鄭思肖的想像所本，惟泥土仍需要少許，露根難植，總不如現在親眼所見的胡姬，有些奇品却真的懸空倒掛，真的不踐人間泥土，它真的具有崇高的品格，它真的可貴了。

胡姬三愛

我愛胡姬，第一，由於它是蘭科植物。蘭是中國的君子花，一向受人敬愛，孔子有猗蘭操，屈平有九畹之歌，楚有蘭棚，漢有蘭台，晉有蘭亭，江南以蘭澤為州，東海以蘭陵為縣，皆可見被器重的一斑。我們呼胡姬為風蘭，第一印象已有不由你不愛之勢。何況「其新孔嘉」，它的多彩多姿，為芝蘭所不及。只可惜美中不足，蘭以王者之香勝，而它大體上却缺乏香味。園藝家黃炳華兄用科學方法接種的胡姬，偶然有淡黃花帶微香的奇種出現，奉為瓊寶。我抄摘元謝宗可咏掛蘭詩：

江浦烟霞困草萊，靈根從此謝栽培，

移將楚畹千年恨，付與東君一縷開；

湘女久無塵土夢，靈筠舊是棟樑材；

樂窗試語離騷罷，却怪幽香天上來。

用這首詩贈給他是至恰當，惜黃兄受的是英文教育，不能直接領略，我用鄉音替他解釋一番，也無限欣喜。

我愛胡姬，第二，由於它的譯名很有意思。Orchid有譯作柯結的，那和Humour譯作幽默一樣索然無味。以前我很佩服唐桐候先生把Humour譯為諧謔，蓋諧是一面，穆是一面，具音義雙關之妙。而Orchid的譯為胡姬，確也具有音義自關之妙。用異國的麗妹來比擬異地的名花，再好沒有的；何況胡姬一詞，我們太熟悉了。原來自漢以後，西域人流寓中土，其特殊的職業有開酒店的，也用店中女侍西域美女來號召。試讀後

漢辛延年的羽林郎：

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爐；長裙連理帶，廣袖合歡襦；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兩鬟何窈窕，一世良所無，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餘！

描寫化粧和服飾很細膩。「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餘」的評價，便知她們怎樣風魔了走馬王孫與墮鞭公子了。唐代的大詩人李白也是這種胡姬的老顧客。見於集中的吟咏像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云：

何處可爲別，長安青綺門，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

樽酒行云：胡姬貌如花，當爐笑春風，落花踏寒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

白鼻騮云：

銀鞍白鼻騮，綠地障泥錦，細雨春風花落時，揮鞭直就胡姬飲。我們多吟咏這些詩篇，發思古之幽情，抒好異之美感，怎麼不愛胡姬？蔡夢香先生近日送來一首「吟園即事」，有佳句道：「風流未減袁才子，權種胡姬伴夕陽。」和他另一首詩中的「隨緣每件香山侶，揉眼歌台看脫衣」，都寫出老年人風情的可喜。他也把蘭科植物的胡姬女性化了，古人則把酒家女侍的胡姬化爲名花。是花呢？還是人呢？蔡老却於花人之間得到陶醉，以夕陽自比也妙極。我轉調侃他道：「縱使春情老無分，夕陽不該照胡姬！」

我的愛胡姬，第三，由於它雖高貴也頗平民化，很考究也十分隨便。豪家富家的園墅供養胡姬，勞動工人的蝸居也供養胡姬。豪富的珍奇，有幾千元購得一株的，街頭的花攤，也有兩三毛錢可買幾株的。這兒常見的熱帶胡姬，你不大瞅睬它，不施肥，少澆水，也會給你開花；但你如要加工培植，它會依憑程度照量給你美麗的顏色；若干異種的，如摸不到它的脾氣，會馬上萎謝。現代科學方法的種胡姬，還需要溫度的調節。胡姬這一門，是以「冷室」「熱室」「溫室」來分類的。馬來亞是熱帶，此間容易生長的都是愛熱愛光的熱室胡姬。但專家的花圃裏自有乾坤，平時生長在冷空氣的幽蘭，和亞熱帶的胡姬，此時此地一樣的生。科學且巧奪天工，原株的培養不夠滿足，進而異種交配，產生新胡姬。這種雜交繁殖，也是專家最有趣的特別工作，他們對胡姬的本源要有廣泛的認識，同時又牽涉到科學上的實驗。他們編有種族系統的胡姬譜，愛好胡姬的人知道這批胡姬來自名貴的種族，價值也高了。談到這一些，那供養的工夫便很精細。

兩位胡姬的父親

我對胡姬有頗完整的認識，黃炳華陳安碧這一對表兄弟，給我啓迪與觀摩的機會，實應該多謝。他們在馬來亞以種植胡姬聞名，同具奇特的孤

癖，獨身愛靜，在檳城的郊外自築精舍花園，日與羣芳爲友。經他們手植的胡姬，淡裝濃抹，迥異凡響，歷次星馬的花卉比賽，都席捲冠軍。參加英國皇家園藝協會的展覽，也得到最優等的獎狀。按英國幾百年來以藝蘭名世，朝野人士，酷嗜成癖的大不乏人。產品繁盛，每年的出口總值約十萬鎊。炳華兄弟敢於遠征蘭花的國度而輕取最優獎，他那馬來胡姬王的雅號，絕非倖得。我會陪畫家黃獨峯，張丹農，楊善深，陳文希，許西亞……到他家裏寫生。獨峯以雙鉤寫折枝胡姬十二頁，囑爲題句，至今尙未完篇。炳華的廳事也雜掛這幾位畫家寫贈的胡姬圖畫，名畫名花，相映成趣。我們是這樣混熟起來的，坐在他的花園，宛如走進了東方花園（檳城）裏面的花園，一葉一花，無所不美。我靜靜地觀察，這固然得力於他們的專門技術，最要的還是他們和花已達到神靈相通的境界。炳華說過：「我常常蹲在圃邊，你別誤會我發呆，我正在和花通款曲，它們的溫涼燥溼，住的地方適當不適當，都會告訴我，我都依照它們的要求，給予滿足，所以我們的友誼日益深厚。」

我覺得胡姬豈只是他們的朋友，應該是他們的太太。這兩位怪人，炳華已四十開外，安碧也年過而立，都有小康的經濟基礎，要享室家之樂是綽綽有餘的，他們皆別有寄託，敬女人而遠之，爲避嫌疑，連女工人都不敢僱用。這種清教徒式的生活，此中却有春光洩露出來的。胡姬就是他們理想的愛侶，愛花到深度，每朵花都人格化了。聊齋志異里所記的花妖，多情蘿藉，就是愛花者幻覺的抒寫。袁石公模狀蘭如美人臨鏡，掠鬢自喜。鄭板橋也以折枝蘭比擬貴姬的新浴。石公又道：

日初起，蘭香微動，是蘭睡足初醒也；日晡，香氣漸收，是蘭就倦將情人扶矣；夜深，則香斂不出，其蘭之睡熟乎？

炳華兄弟正沉溺在胡姬的旖旎風光中，「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餘」！聲笑動聽，皆一往情深。要討太太做什麼呢？世間的女子，總難如這種理想，所以他們落落寡合，所以他們捨人而求花，難怪老年的蔡夢老，也春心動了。

炳華豈只把胡姬幻想太太，來琴瑟靜好，事實上他們天天和這羣太太做種子交配，不斷創造新機奇種，仔細鞠養，爲了要做像樣的父親，把一生的精力都灌注在這裏面。他很認真地說：「培養一檔第一流的名花，所耗費的精神工力，並不少於培養一個孩子。各種的交配，相當困難，先經人工混合花粉後，待生莖而取其中種子移植花盆，普通要等候六七年時間方有花開。這麼漫長的時間，它不會像小孩般逗你愛憐，你還要細心調護它，在無聲無臭無色中寄以期待。這不比養孩子更辛苦麼？」

炳華的胡姬不輕易贈人，求者必高價索得。他說：「這等於賣孩子，高價還有點心痛。」然而寒齋却得到炳華破例送來兩盆。這不能不算炳華厚我。不過我上面所說都係真話，絕不是花賄之後的詠詞。

新 婚 之 夜

埃及穆安奈斯作

馬摩西譯



，也沒有坐咖啡館消磨時間的習慣，更缺乏了用金錢去尋找刺激的條件，他算是潔身自好的人，想來想去，倒認為做家庭教師，待遇雖差，倒有結交朋友的益處。

他於是做起家庭教師來了，每晚替陶斐格伯爵的小兒安尼爾補習功課。陶斐格伯爵是政府的高級職員，為人和氣，對這年青的家庭教師頗有好感，一見面總和他談些個人對政治、社會的見解。不久，這位青年和他家老幼混得很熟，好像成了家庭裏的一份子，就這樣，他大部份的餘閒時間，都消磨在這個家庭裏了。

他的名字叫賽爾德，和學生的姐姐白雪加小姐很要好。確實這位小姐生得眉清目秀，體態玲瓏，心地又那樣仁慈，十足大家閨秀的典型。這一切都引他生愛，並自騙自地相信對方也愛上他，和自己的愛相對。有時他也想到對方或者會有其他顧慮，但他又安慰自己，認為女家這樣富有，已能隨心所欲地享

一個青年教師，在馬路上快步走着，隨時看看手錶，究竟誤了多少教書的時間，他心裏老盼望着，能在太陽落以前，趕到白雪加小姐的家，好和她在花園裏見面，談談心事。她是他眼裏的天使，一和她見面，他疲憊了的精神，就會生出新的活力。

他自從畢業後，就在一間小學校教了一年多的書，每天除了忍受小學生們的吵鬧外，還須盡心竭力辦理學校指派的事項。他上午教書，下午閒着，常感覺寂寞和苦悶。他孤單地一人

住在開羅，既無可以來往的親戚，更缺乏了用金錢去尋找刺激的條件，他於是絕對信任精神重於物質的理論，以為只要自己的言談舉止和性格博得女的重視，就能馬到功成，實現目的。

他認為最幸福的生活，就是每天在花園裏和白雪加小姐見面，相互傾談，直到太陽落後，才開始和她的小弟弟補習功課。

當天下午，他感覺已得到太遲。因交通困難，無法提前趕到她家，實在是一件憾事。

那時正是冬季，他到達她家門口時，已是夜晚，看門的人已不在他住的小木屋裏守候。他順手拉開鐵門，毫無顧慮地走入園裏。到了客室的石級前，忽聽到一陣狗吠，他的腦筋只盤據着遲到這回事，根本未注意狗的行動，況且這隻惡狗一向是白天關着，深夜才釋放的，

怎料到這次却放得這麼早哩。兇惡的狗跑近他的身邊，呲牙咆哮着，那時這家人的門窗都深閉着，他想呼救，又怕失面子，想抵抗又無工具。那狗撲上來咬住他的大衣，他慌張地用手去打，狗咬中了他的手腕，傷口鮮血直流。這時他大聲呼救，並用腳猛踢，狗又咬住他的大腿不放。

這可憐的青年，雖費了九牛二虎的氣力去抵抗，但毫無效果，只得聽憑這殘暴的狗宰割了。他的衣褲全被血染污，他苦痛地倒在了地下。

屋裏的人聽到了他的呼救聲，知道事情緊急，立即開門跑出來援救，青年已氣息奄奄地躺在血泊裏，服裝全被撕破。他們迅速把受傷者抱進室內，用藥水洗淨傷口，敷好了藥，再用膠布綁紮好。

青年教師的身體原很瘦弱，遭遇這樣嚴重的傷勢，口不絕聲地呻吟着，原有的一點餘力，使他不能再支撐下去了。他手上的傷勢最重，也最危險，他們替他擦上的藥哪裏止得住鮮血的滲流，他們既束手無策，不得不急電醫生來救急。

過了一會，醫生趕來了，他看到床上躺着的傷者已因流血過多面色變得蒼白，劇烈的痛苦，已使他喪失了抵抗力。醫生診視他的傷勢，發覺他的溫度在迅速地增高，便回頭對屋主陶斐格伯爵說：

「他的傷口已中毒，最好送他到醫院去施手術，我對狗的健康很懷疑，這狗可能有傳染病。」

陶斐格伯爵反問道：

「你是說受傷者的情況很惡劣嗎？」

「他的熱度隨時會增高。」

這時醫生彎着腰探查傷者的病情。傷者說不出話來，只能恍惚聽到醫生的語聲。他除了覺得劇疼之外，也感到致命的口渴，他很費力地說出一句話：

「我要喝水！」

醫生替受傷者打下嗎啡針時，肯定地說：

「唯一的生路，就是送他到醫院去。」

第二天早晨，賽爾德睜開眼，才發現自己住的是醫院的特別病房。

他感覺頭痛，而且有些暈眩。他勉強地能回憶起昨晚遭遇的不幸，心裏異常憂悶，迫切地要瞭解受傷的詳細原因。他們安慰他說，他受傷的原因很單純。但他們注意他，證明問題比傷勢更要緊，他們無法止住他的熱度，開始注意他的血液，再給他打止血針，看護不斷紀錄他的熱度。他對她說：

「發生了什麼事嗎？」

「還好……還好……沒有什麼，我們只是等待消除狗的玩弄。」

他懼怕地問道：

「傷勢能夠……？」

看護立即打斷他的話說：

「不……我不以為……我是說中了狗咬的毒是已經知道了，我們要替你診斷另一種病情，不過要小心謹慎罷了，你需要一點什麼嗎？」

「……」

「……」

「……」

「水……水……我要喝水，我渴得要死呢！」

「水不能喝，今天你得忍耐，不要老想着喝水，我們會給你打補血針，使你的口渴漸漸地減輕，你失的血很多了。」

賽爾德的情況自經過醫生對症打針後確實較為好轉。口仍然渴，但肚餓已較前減輕，一會兒他感到眼皮很重，不覺也就熟睡過去了。

看護伸手摸他的上額，發現他的熱度，仍那麼高，她回頭對同事說：

「可憐這位病人的熱度，仍是那麼高。……」

另一看護示意她說話的聲音應小一點，且道：

「他還沒有睡熟，他閉着眼睛是他恢復了暈眩。應該快點去叫醫生來診視，我看他的病狀已進入另一種特殊的階段了。」

兩看護走出病房，在接待室碰到了陶斐格伯爵的女兒白雪加正在那裏等待。她站起來，向兩看護問道：「請問賽爾德先生的病況怎樣？」

「你是他的親戚嗎？」

「不，我是陶斐格伯爵的女兒，我們的狗咬傷了他。」

其中一看護說道：

「唉！他的病情很壞，也許午後會好一點。他現在睡得很熟，你稍等一會，我去喊醒他，好嗎？」

在她的面上顯出了同情的悲傷，她歎了一口氣說道：

「唉！他真可憐，我不再在這裏等了，我將回家去，再打電話來

問，請費神把這束花放在他的病房裏好嗎？」

賽爾德的神智在第二天才恢復過來，他先注意自己的病狀，再看病房的四周，對觸及的事物，都起了一番幻想，當他看見那束鮮花時，更注視了很久。看護婦在旁打趣地問道：

「你認識白雪加小姐嗎？」

在他青白的臉上立即現出微笑答道：

「白雪加小姐嗎？是的，她是陶斐格伯爵的女兒。」

看護婦戲弄他說道：

「她的狗咬傷了你嗎？」

「那隻惡狗不是她的，而是那個門房壞蛋的。」

他用眼再看插在瓶裏的鮮花道：

「這些花是誰送的？」

「白雪加小姐送的。」

他放長了視線仔細欣賞了好一會，心裏很舒服，情不自禁地對看護婦說道：

「你能拿一朵來給我嗎？」

「你要就完全給你好了。」

他接過花來，散放在他臥床的墊子上，眼看著那些美麗芬芳的鮮花，眼皮有些疲倦，他又昏沉沉地睡着了。

× × ×

賽爾德醒來時，已是大清早，他的心緒很寧靜，他發覺自己又在另一間寬敞舒適的房裏，四週陳設許多精緻的沙發，瓶裏插滿了各色各樣的鮮花，尤其那鮮艷盛開的玫

瑰，更顯得嬌美，房裏的空氣不但新鮮，而且馨香撲鼻。他由那寬大窗子看出去，眼簾映現着綠島，遍地長滿了樹林和花叢，他似乎在一轉瞬間，感到受傷的手肘已恢復了原狀，沒有包着膠布。他在床上躺着，腿也不痛了，他顯出快樂舒適的樣子，由床上跳到地上來。他自言自語道：「我現在完全逃脫傷痛的魔掌，我睡覺後，他們才把我搬到這間美麗的房子裏來靜養。」

他想由窗子看看外景，似乎脚已接近地面，他迅速跳下，然而他的脚一觸地，忽然他疼得大聲喊叫，手上傷口裏的血，不停地直流，他更怪聲哭叫。……一會兒他又感覺，似有一隻強力的手捏着他，……

……他恍惚把那隻手，幻想成一隻大黑狗，由地面小坵的後邊叫着衝了出來，快要對他行兇。他憤怒地站着，推翻了身邊的一切，他回到房裏來，重重地把玻璃窗關上……

口不絕聲地狂喊道：

「白雪加，白雪加……」

然後他幻想，那黑色的窗簾已降落在他的眼前，充沛的汗液從皮膚上滲了出來，他又完全失去了知覺。

一會兒他聽到有一種聲音喊他，那是白雪加小姐，用甜蜜溫和的聲音喊他的名字。他睜開眼睛，看見自己在那長滿花木的綠島上，他看見白雪加小姐站在接近他的小坵上，他定睛看著她，伸手想捉住她，但她却折回頭跑開。他跟蹤追趕，心裏充滿了快樂，他倆一前一後，不斷地跑着，跑進兩株大樹林間

。白雪加攀上了大樹，他也跟着爬上去，一直攀到樹頂，但白雪加却很快跳了下去。這時他忽然聽到惡狗的狂吠，只見牠已迎面衝來，是一隻大黑狗，披著散毛，好像一隻雄獅，只一會兒工夫，牠已受那野獸的利爪摧殘，鮮血直流，他駭得急聲喊叫道：

「白雪加……白雪加……快跑開，快跑開呀……」

他自己也逼得由樹上跳下來，這時他已昏暈過去，不省人事。……

幾分鐘後，他再甦醒過來，發現自己出了一身冷汗，口燥唇乾，他連聲喊叫道：

「水……我要喝水，……我渴得要死了。」

一會兒他又把自己的口，幻想成泉源，水不斷地湧出，流到房屋的地板上，匯集成一個小湖，他出聲喊白雪加小姐。她已划着小舟，迎面而來，他和她並肩同坐在小舟上，她溫柔地開口說話道：

「這裏，定可保障狼狗的兇暴了。」

他忽然聽到甜蜜悅耳的古典歌聲，這是當日白雪加最愛用鋼琴彈奏的調子。她高聲唱，輕快閒適，令人陶醉，他不覺流出快樂的眼淚，他握緊白雪加的手，親切地吻着，淚濕透了她的手背。於是她划着槳，要開動小舟，他驚問道：

「親愛的，划到什麼地方去呢？」

她回答說道：「他們在等待着我們呢！」

（下轉第九頁）

馬來亞素描

馬來亞的漁區

龍運

蔡任師

我們翻開馬來亞的地圖便可看到，馬來亞東海岸上的一個未開發的州府——登州（Terengganu）。這個州府的面積相當大，大約有一百多英里的長度，北上可達和吉蘭丹州接壤的日地，南下可到和彭亨州首府關丹相近的加馬挽。在登州首府和加馬挽的中間，近海岸的地方有一個小城市，那就是我所要講的龍運埠。

龍運——這個地方是很少人注意到的；原因不外是地方小，同時又未經開發。龍運的市區。祇有幾條街，人口也不過二千餘人。馬來亞較直的海岸線是東海岸一帶，這一帶的海景可真不錯。住在大城市的人，要看到美麗的海景，是件不容易的事，而住在龍運的人却得天獨厚，和海結了深緣。假使你是個喜歡早起的人，你可到海邊去呼吸新鮮空氣，相信對你的身體會很有好處，如你是個喜於歌唱者，你可盡情地對海高歌，這種快樂真是難以形容。當太陽初升時，你面對東方，可看到美麗如畫的海景，如果是月亮當空的時候，你照樣地可去欣賞美麗的銀海。這一切自然的風景，在馬來亞原不難見，要如龍運的好便難了。

東海岸是全馬產魚最多的地方，登州尤為東海岸產魚之冠，因此龍運的魚也不少。這兒靠捕魚為生的都是馬來人，他們在天未亮時就出海捕魚，他們捕魚都用老法子，故捕魚的收穫不會怎樣使人滿意。以後如用科學的方法加以改進，相信所捕到的數量是很可觀的。

交通——這兒的交通不甚發達，北上南下雖有公路，但路很壞，往往我們坐在車中是怪難受的。東海岸一帶，公路多用石子和泥土築成，到了雨季的時候，泥濘深隔，實在不易行車；現已開始築了很長的柏油路，據說政府已

決定在這幾年內把這條直通吉蘭丹的公路築好，那時候我們駕單車也無行路難之嘆了。

礦產——談到礦產，我們可運想到西海岸一帶的錫礦，不但開名全馬，而且在全世界也佔了相當地位。東海岸，始終是一塊處女地，這裏的礦產有多少，沒有人敢去預測牠，在東海岸採礦規模最大的要算是龍運的鐵山，這個鐵山，在戰前是由日本人開採。到了和平後，這個開名遠東的大鐵山，轉讓給美國人所組織成的公司開採，現在仍舊不斷的工作，一年中相信他們可賺了一大堆的錢。

說到土產，這裏同樣的出產了許多馬來亞各地所出產的東西，如椰樹到處可看到，芭蕉樹也很常見，橡樹也相當多。到了果子季節，我們可看到各樣不同的果子，如紅毛丹、落果、山空、榴槿等，都從山頂運到巴利來賣，因為人少而出產多，因此價錢相當便宜。

總之，龍運雖是一個小城市，牠有着美麗的风景線，鄉村幽靜的意味，人民生活的安定，這一切都勝過大城市多多。

邱開德

吉蘭丹首府 哥打峇汝

「哥打峇汝」照巫語來說就是「新的城市」的意思。此地風景幽美，環境清靜。居民多為馬來人，其次是華人。

雖然巫人佔多數，但是在市內經商的多為華人，因此在商場上華人佔了絕大的經濟勢力。哥打峇汝通用的語言為馬來語及福建語。交通方面，海陸空三路都很便利。有直往星洲的鐵道，通星馬各大城市的航空線及通星洲的水道。

市區內的交通，除了三輪車和汽車之外，尚有巴士車朝暮不停地川行着。該地三輪車亦叫「德士」，式樣與他地相異，沒有車蓬，而且坐位又以籐製成，就這樣的和單車一樣高的

裝上車輪以供顧客之用。這種「德士」，在無雨時「抗日」尚無關係。下雨時坐上這種「德士」，當時的苦頭唯有坐過者始能領會得到。此地居民奉教的甚眾，華人多信仰基督教與佛教，馬來人則多信奉回教。回教堂建築得很堂皇美麗，每逢週五，滿堂都擠滿了信徒在祈禱。至於廟宇，觀音廟最負盛名，距離城市一里左右，平常日子去燒香者，雖寥寥無幾，可是到了正月十五或是觀音的誕辰，則人山人海，車水馬龍絡繹不絕。

教育方面也不落後於人，有中華中小學，為丹州最高學府，規模宏大，有學生將近千人。次為培植學校及中正學校，英校也有三間，此外尚有聯邦的英文師範學院。

娛樂也不落伍。戲院有麗都、國泰和蘇丹那三間。此外尚有一「新世界」，規模雖較星洲的為小，但別出心裁，另有風味。此地就是遊客之好去處。這裏的夜間，富有峇哩風情。

至於名勝地也有幾處。(一)為「銀行草場」，有甚麼大節日時，軍隊常在此檢閱，蘇丹也常駕臨，有時候也做為華校運動會的運動場，太陽西墜之時，又為小童遊玩的場地，夜間來此「拍拖」的情侶也不算少。(二)為蘇丹碼頭，每日黃昏，遊人不絕，該碼頭只許蘇丹、皇族，及政府官員在此登岸。(三)為「瀑布」，在一個私人園墅中，離公路很近，大型巴士車不易駛進，因路稍為狹窄，而且蜿蜒不平，故使遊客頗感麻煩，要不然這瀑布或將成為市民遊玩的中心點了。(四)為「爪哇海濱」，是丹州避暑的好去處，該處有一酒吧，沿沙灘一帶建有多座亞答食風樓，用竹編成板壁，一座一區，有房兩間，租金五元，是週末消遣的勝地，猶如檳城的丹絨武雅。

因此唯有到過哥打峇汝的人，才能知道她並不是一個落伍的城市，而是一個能比得上芙蓉的新城，她的美景，雖比不上檳榔嶼，但是有許多也值得留戀的！

轉

筒

李定華



一九四二年馬來亞淪陷之後，鄧金生爲了生活，只得丟了粉筆生涯，改行用腳踏車替人做貨過日子。那時，汽油缺乏，汽車也被鬼子搶去了不少，剩下來的全是放火燒壞了的，不能行駛。因此，腳車就變成主要的運輸工具，用腳車做貨，每日可得十多元。這筆工錢使到鄧金生感覺滿意。他才一直冒着生命的危險，僱了百多斤貨，川行着從上吡叻通往公平的山道。

行了三個多月，都平安無事，因此，他的胆子大起來了，常常一個人出入險峻的峭山凹，不幸得很，不久，他就給「山老鼠」攔住搶劫，人也失了蹤。

這個壞消息，傳到金生嫂的耳中時，她痛不欲生。經過了許多朋友勸她，叫她看在兩個女兒身上，不要太過悲痛，繼續活上去，她才減輕了一點心頭的苦痛。同時，她也感到肚子裏已有了金生的另一塊肉，只好忍痛地活下來。

幾個月之後，孩子出世了，是一個男孩，取名繼生，是要接替金生的香火的意思。繼生出世後，他的希望就寄托在他的身上，小心保護他，養育他長大，每天勤力工作，養豬種菜，賺些錢來，養活一家人。

時間很快過去，一轉眼間，已過了十四個年頭，今年繼生已經十四歲，在丁市讀到初中三年級了。她心裏早就盤算好，自己再辛苦捱半年，繼生初中畢業了，可以出來找頭路食，做自己的帮手，就沒有這樣辛苦了。不料，世事常常出

人意料之外。繼生在暑假裏，回到家中，沒有十天，突然得到了急病，請了三個醫生都醫不好，在一個雨天的夜裏，竟閉住了眼睛，上了西天。

這個打擊得金生嫂可太厲害了。她足足哭了三日三夜，眼水流了好幾碗，眼皮哭到又紅又腫。他想到自己的寶貝兒子，聰明伶俐，沉靜寡言，在學校裏讀書，每次都考第一名，十多年來，自己天光做到夜，割芋菜，担香蕉筒，煮豬汁，做生做死，給繼生讀書，總希望他能出頭，想不到如今已一切都變爲烏有了，心裏多麼難過。她越想越不開，每日除了捶打創痛的胸口之外，甚麼事都不管，飯也少吃許多，身體一天一天的瘦下去；女兒勸她不聽，親戚勸她，她也不理，大家都沒有辦法。後來，還是觀音堂的齋姑亞有姊有辦法，利用「轉筒」的法子，勸服了金生嫂，才使到她沒有那麼傷心了。

今天，是繼生死後的「三七」日期了，金生嫂家裏，正廳上已擺好了一張方桌，桌上前面擺着圓形的燭台，台上插着一雙大紅蠟燭，中間插了三支大香和一把小香，裊裊地升起了淡青色的烟縷，桌上後面擺着三碟果品：香蕉，花生，萍果，繼生的半身像則放在中間。這些，是金生嫂的大女兒擺好的，預備給亞有姊「轉筒」時候用的。

早上九點鐘，觀音堂的仙姑亞有姊到了。和她同來的，是她的助手亞菊妹。金生嫂爲了急急要見自己心愛的兒子，等亞有姊一到，就燒着了紙寶，跪在台邊，向前拜了幾拜。亞有姊看見了，趕快坐在台邊，開始作法。她把頭俯在桌面上，約莫過了十分鐘，身體便慢慢開始抖動。一會

兒，張開了口，說出了一些使人聽了只有三分鐘的話。亞菊妹說：

「神上身了。」

說完了後，用一根香火去燒亞有姊的腳根，使金生嫂和大女兒明白，真的是神來了。金生嫂一見到神來了，連忙跪在地上再拜了三拜。亞菊妹大聲喊道：

「金生嫂，亞繼生轉來了。」

「噢！他來了麼？」

「是呀！他喊了你一聲，你沒有聽到麼？」

「啊！亞繼生，我的寶貝啊！你不要怪我，我已二十多日沒有聽到你喊我了，你現下住得安樂麼？」

金生嫂說完了時，心裏十分難過，一陣心酸，鼻水湧出來，連忙將黑圍身裙，按住了鼻子，嗚咽起來。

「我很好呀！媽媽，不要難過，現在，我也沒有初下來時那樣苦了！」亞菊妹轉述給金生嫂知道。

「你現在還苦的是什麼？」

「我苦的是沒有書讀。」

「對了，我知道你最愛讀書，沒書讀心中一定好辛苦，前天我燒下五十本書給你，你收到麼？」

「還沒有收到，媽！」

「我又燒了一雙皮鞋，一架腳踏車，一千塊錢，一身衫褲，一頂帽子，一張大鐵牀，一張讀書桌，一張椅子，你有收到麼？」

「也還沒有收到，不過，多一二日，一定會收到的，你老人家不必掛心，你所燒的東西，還有一樣沒有燒下來。」

「那是什麼東西呢？亞繼生。」

「就是時常穿的拖鞋。」

「啊！是呀！我因一時太過悲傷，所以忘記了。亞繼生，你要原諒我啊，多一二日，我就燒給你。現在，我要問你，你在下面有朋友麼？」

「有朋友，一男，一女，不過沒有人服侍。」

「金生嫂深深一想，確實不錯，繼生的寡隣，真是一男一女，便又嘆了一口氣，帶着萬分抱歉地說：

「唉！繼生，你如果大多兩三歲，媽就可以討個老婆給你，服侍你了。」

「那不要緊，媽，我還對你不起呢！因為你養了我這樣多年，沒有報答養育的大恩，也沒有傳下鄧家的香火，我就先走了。」

「這也怪不得你，全是我的命運不好。我要問你，你在下面，三餐有飯食麼？食得飽麼？」

「我食得很飽，媽，你放心好了。」

說到這裏，亞菊妹的聲音忽然停頓下來，金生嫂又急急地問道：

「亞繼生，你在下面做什麼工呢？」

亞菊妹沒有出聲了。金生嫂等了幾分鐘，不耐煩地一再催促她，過了許久，亞菊妹的臉望了望門口，輕聲地說：

「亞繼生只講不得閒，要去做工，沒有講出去做什麼工，就出門去了。」

「唉呀！我的繼生啊！你怎麼講到一會兒，就走開呢？」

「唉呀！亞繼生，你不要這樣快走啊！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問你，沒有問清楚，你就走了，你幾時再轉來啊！」

金生嫂哭着喊着，一雙手不斷地搖動亞菊妹的身體，好像要從她的身上，搖回自己的兒子亞繼生來似的。亞菊妹看見她越搖越重，疑心她是發了瘋，連忙站起身來跑開，金生嫂撲過去撲了一個空，倒在地上不停地打滾，亂叫，痛哭，樣子使人看了十分可怕！

她的兩個女兒看見這種情形，連忙三脚兩步地走過去，把媽媽扶起來。一會兒，金生嫂的神情比較安定了，亞菊妹才走近去，低聲安慰道：

「亞繼生，他因為要做工走開了，有什麼法子呢？下同不是一樣可以叫他回來講麼，你做什麼要這樣苦呢？」

「唉！我還有很多要緊的事情要問他呀！怎麼不苦呢！」

「那你等到下次來問他，不可以麼？何苦要這樣急，痛壞自己的身子呢？」

「媽，你不必這樣急的！」她的大女兒也接口說。

「你那裏曉得人心中的苦，你想一想，要講的話，還沒有講完，留到下次來講，不苦死人麼？」

「苦雖然苦，但是，除了留到下次來講，又有什麼辦法呢？」

醒來後的亞有姊也插嘴勸導她。

「媽，你同亞繼生講了好多話，還是很難過，我同姐姐，一句話都沒有講，不是更要苦死麼？」

三個人 寒行

啊！

你看，那邊有三個人。

是的，那邊是三位堅強英勇的青年；

一位是中國人，

一位是馬來人，

一位是印度人，

他們三個人談得很親切，很自然。

他們可以說是三大民族的代表，

融合在一起。

他們堅信馬來亞獨立後，

三大民族應該團結，

各民族的文化，

應該互相尊重，

二女兒也勸慰她老人家，金生嫂深深嘆了一口氣後，覺得女兒說的話，倒有點道理，便張開淚眼，對仙姑說：

「亞有姊，你幾時得閒再來？」

「過兩個星期吧！」

「呵！太久了，一個星期可以麼？」

「亞有姊，請你做做好事吧，一個星期來好麼？你看，今日亞繼生轉來，快快又走了，多麼使人難過啊！」

「亞有姊，請你大發慈悲，救救我的老命吧！決定一個星期再來啊！」

金生嫂苦苦哀求着，亞有姊只好點了點頭，答應了她。這時，金生嫂的臉上才露出了一點兒笑容，把仙姑送出了大門，她覺得在這個世界裏，只有亞有姊才可以救轉她的生命來了。

三大民族應該團結，
共同增進馬來亞的繁榮！

啊！

你看，那邊有三個人，

是的，那是三位聰明俊秀的少女；

一位是中國人，

一位是馬來人，

一位是印度人，

她們三個人領導着一羣天真活潑的兒童——

馬來亞未來的主人翁。

在馬來亞的土地上，

共同學習，共同歡樂。

他們（一羣天真活潑的兒童）高唱着：

馬來亞三大民族團結，

共同來增進馬來亞的繁榮！



淪落

江汎



前些日子，趁着週末到S坡一行；夜來跟智生往××世界溜躑一番。這些年來，智生改行從商。在買賣建築材料這一行撈了不少，生活過得非常講究舒適。智生這人倒很豪爽，那晚在酒家裏請我吃了頓豐富的晚飯。我們兩人差不多喝了一瓶白蘭地，飄飄然地從酒家出來。因為他有別的事務要做，所以我只好先辭回去。

夜已深了，我孤獨地沿着長而寬闊的馬路走去；口中哼着我所知道的曲調。夜霧籠罩着一切，像是披上一襲黑色輕紗，使繁榮的都市，變得更加曼、恬靜。

踱過了一條馬路，我轉向旅館那條僻靜的小巷走去。這時，路上已很少行人，在晚風吹拂下，我頗感到有點淒清。白色的月亮，高懸在空中，流瀉着清冷的光，我不禁被這幽靜的情調所吸引，席地坐在路旁邊的一處石階上，身子依靠着一堵牆壁，靜靜地欣賞着這一副詩情畫意的自然

「先生！過夜嗎？」
我冷不防地嚇了一跳。那是一位女郎的聲音，緊調非常甜潤。我站起來，扭轉着脖子鄙夷地瞟了她一眼，本想匆匆離開她的，怎知她竟顫抖而惶恐地大叫起來：

「呀！你——」
我呆呆地怔視着她，過了良久，才訥訥地說出這幾個字：

「呀！友娟——」
我們暫且沉默着了；在沉默中，我回溯起往日的友娟來了：

我與友娟的結識是在R中學；友娟是一個很有身份，很有教養，而且很富有的姑娘。父親經營膠業，姐妹只有二人，她是最大的。在R中學時，我和她是同一班級；友娟對於功課並不看重，不過對於

一些課外活動，例如歌詠、體育等方面却很感興趣。她為人謙遜大方，親切和氣，做事挺熱情。她肌膚嫩滑，眉清目秀，一對黑溜溜的眼睛，明朗的，聰敏的，蘊藏着一種嫵媚的神韻。

由于她生得美麗，所以在校园里有不少男同學來追求她；進而有的寫情書給她，但她不會答覆，也不存芥蒂。

在許多同學中，她却偏愛上那嚴易昆。易昆身材魁梧，舉止瀟灑；單說他那瀟灑的風度就够一般少女們傾倒了。尤其和他跳舞的時候，真令一般女人心醉；他不但舞步

輕快，而那種柔情蜜意，簡直使人渾忘一切，沉醉在他的臂彎中。友娟愛上他，也是由于這一點吧！易昆也惑于友娟的艷色，便大獻殷勤。當時友娟還年青，當然不知世途的險惡，人心的奸詐；况且她早有愛他的意念，所以很快就被他的小殷勤迷昏了頭。

假期到了，我們班上組織了一個旅行觀光團，想到北馬一帶去旅行。真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素來最愛活動的友娟這一次却說身體不舒適，不打算去。巧得很，那位闊少爺也說有點事務要幹，也不同我們一起去玩。我們同學都在疑神疑鬼，認為他倆一定有約在先。

我們從北馬回來舉行畢業班同學聯歡會，記得開會後，友娟要在她的紀念冊上題字留念，我這樣寫着：「有了卓越高瞻底眼光，才不致迷失前進的方向。」

事過不久，友娟和易昆在B埠結婚了；往日的同學都感到有些意外，想不到她倆果真結合了。我遠遠地為她祝福，願他們婚後幸福。

婚後，友娟才知道易昆祇是一個只知道吃、喝、玩樂的花花公子；而且這花花公子也其實並沒有多少錢，不過有一套弄小錢的本領而已。自然他這種弄錢的本領，并不是由正當行為得來的，而是從一般歡場女人手上騙來的。

替他改變環境，他一定會變得更好。因此，她就阻止他再以前的事，并且在父親的公司裏替他找到一個出納的職務。這樣果然他變得好些；他早上去公司裏辦公，一下班便回來陪她玩。

然而，愛情這東西是一件不能拿稱來稱，也不能拿斗來量的古怪東西；在愛情的公式上，二加二有時可以等於八或九，但有時也可以等於一，乃至等於零。再湊上時間這個因素的影響，那得來的答數的差異，是不可以道里計的事哩！

友娟就是不明白這個道理。就在易昆任職的第三個月，突然有一天他沒有回家。當初友娟還以為他偶然有甚麼事故，可是連接數日不見他的影子，她開始有點着急——懷疑他另有新歡，否則就是留戀在歌台舞榭而忘返了。

正當她要出外尋找時，她的父親却突然來看望她，并且進門便問易昆是否生病，為甚麼幾天不到公司去辦事，又不請假。

友娟一聽之下，心裏才感到有些不祥似的，於是，急忙告知父親，說易昆已經有好多天不見回家，她正要尋找他哩！父親聽後，稍稍的沉思一下，甚麼話也沒說，便匆匆地走了。

當天晚上，她收到父親的電話說易昆把公司所有的款項拿走了，正向警局報案設法將易昆截回；否則公司就要宣告破產。

之後，她父親又聘請私家偵探，幫同找尋易昆。兩天後，私家偵探已查出，易昆已在五天前，趁飛

機到香港去了。如果要到香港緝回易昆，那是件極其困難的事。她父親因追不回失款，在極度氣憤下中風死去。她家裏賠償了債務，便宣告破產。她母親也經不起這次的打擊，患上了重病。

人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即使性情再懦弱不過的，也會挺一挺胸、振一振臂，和前面橫臥着的生活的惡魔，做一回最後的奮鬥。

友娟這一次也不能例外，她也有着破釜沉舟的氣概。她不能眼見老母病死于床上；况且這一次家庭慘變的責任還在她身上。就在母親的醫費和生活的重擔壓迫下，她祇好走向賣淫的末路。

唉！人的命運是多麼乖巧哩！愛情又是那麼的荒唐而孟浪呢！憑着友娟一時的情感，而失去了終身的幸福，這的確是件可悲的事。

以上這一段友娟的遭遇，是我離校後由友人口中探悉來的。至于她為何來到星洲，我倒不大明白。呵！真沒有想到今晚我竟偶然在這裏見了她。

今晚意外地碰到了，本來「他鄉遇故友」，大家都會洋溢着一種久別重逢的歡欣；但事實的表現又不然。她癡呆地望着我，似乎有說不出的隱痛；我心裏也感到一種無從分辨的淒涼，而愴然傷感于人生的飄渺。

後來，還是她約我到附近的一間咖啡店去。我們對面而坐着，在淒白的燈光下，她那憔悴的面容顯得有點蒼白，雖然脂粉塗得那樣濃厚而庸俗，穿着一身尼龍的肉感的

旗袍，顯得修長的身軀更加苗條動人。我真夢想不到坐在眼前這位花枝招展的女郎，竟是昔日我們班上最活潑的友娟！唉！唉！人事的滄桑，真令人感慨系之。

我向侍者要了兩杯濃咖啡，彼此呷了一口後，為要提起話題，我這樣問道：

「友娟！妳近來的生活過得怎樣？怎樣會到這裏來？」

提起這些，她竟像被我兜胸打了一拳，又像迎面被我吐了一口唾沫似的，感到一陣心痛和羞恥。

「啊！過去的事，就應讓牠埋葬在陳舊的時日裏；要是重新發掘起來是不免令人心酸慨嘆的。」她喟然長嘆一聲，又憤然地說：「生活，生活，它就像一頭凶猛的野獸一樣，在吮吸、在嚼我的腦髓、神經、血液、細胞……，使我憔悴、麻木；直到死亡的來臨為止……」

老實說：不是為了友梅（她的妹妹）的前途和老母的生活。我怎願在此幹這種低卑的事哩！」說到這裏，她抽咽起來了，淚水如珠，迷濛了她的雙眼。

我一時癡呆了，不知怎樣勸慰她，或者該說甚麼話才是。祇覺得自己胸中氣悶到極點，喉頭又似乎被塊冷而堅硬的石子塞住，我暗恨自己不該逼問她才是。

接着，她又嗚咽地傾訴她的滄桑史：

「前兩年，我會一度輾轉到檳城去，偶然的機緣裏，我認識了一個姓巫的新聞記者。這個姓巫的一見了我，并不像其他的客人一樣，

用金錢來束縛我、玩弄我；相反的，他以一種悲憫的天性來同情我、尊重我、鼓勵我，進而愛上了我。這似乎是一個奇蹟，像我這麼一個被社會凌辱唾棄的鄙卑的東西，竟然有人肯把我當人看待，并且相信我純潔的心地，怎不教我深深的感動？更因了他的真摯熱烈的愛情的召喚，我的靈魂甦生了，我的眼前開朗了；藉着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我毅然拋掉了荒唐的生活，燃着聖潔的愛火，帶着新生的理想，跟姓巫的結了婚。

然而，春夢總有破滅的時候。姓巫的一切都不錯，只是生性脆弱，我們同居不上兩個月，他由于受不了父母的反對和親朋戚友的嘲諷，就對我垂頭喪氣地嗟怨起來。我看見了這種情形，明白了他的苦衷，經過無數次的考慮，為了愛護他的前途，更為了表白一個妓女的愛情也是高尚純潔的，我終於悄悄地忍痛含淚離開他了。這在我的心上，自然是一個致命的創傷。到這時候，我才明瞭自己在世上是沒有資格做真正的人了；過去的不名譽的生活毀壞了我的夢想，悖謬的社會傳統觀念，是不容許一個心靈被摧殘、肉體被蹂躪的女子有復活的機會的。由于這裏有一位老同道的介紹，我帶着心死的悲哀，披上了舊時的衣裳，重新步上死亡的道路，忍受着精神上無止的苦刑到這兒來……」

末了，她像瘋狂地咆哮道：「五年了，整整五年了，賣笑生涯不但摧殘了我的軀體，漸漸地

感情也遲鈍了，靈魂也麻木了！我再也不會想到人間還有光、有熱、有笑、有愛情、有歡樂；我祇祈望友梅的前途有光明的一天……」

她說完，有一絲陰森的笑在她底面容上掠過。

我不出聲地靜聽着，反覆細嚼她的話，愈覺悲不可抑。

「噯！」這時候大鐘樓那兒傳過一聲深沉久遠的鐘聲，迴旋于死寂的夜空。——是一點鐘了！我舉目外望，侍者坐在離我們隔了三張桌子的椅上看當晚的晚報，大門已早就關上了。

「汎！我們該走了吧！」在鐘聲餘音繚繞之際，友娟站起身來說要走，雖然我還有不少的話沒問她，但夜已深了，倘若她再講下去也是沒有意思的，在這個冷酷的社會中，是不會有人顧到像友娟這樣的人的生和死、血和淚、苦難和掙扎、呼叫和吶喊的。我除了略略的安慰她數句外，我更不知道說些甚麼？像我這樣一個收入還不敷支出的窮教員，對她也無能為力。我付給侍者兩杯咖啡的錢後，便和她走出咖啡店。

在分手時，我將袋中僅有的三十塊錢送給她；起初她不肯接受，經我再三解釋，她才勉強收下。

我目送友娟瘦長的背影，徐徐地沿着街道走去。微弱的燈光，死寂的周圍，深沉的夜色，無涯的黑暗，在顯示着這是一條通向地獄之門的道路。我也只好懷着一顆蘊藏着難言思緒的心，悵然地向着歸途走去。

新年短篇小說徵文比賽辦法

本刊爲提倡創作，發掘優秀的作品，使馬華文藝更放光輝，特於這一九五七年新春到來的時候，舉辦短篇小說徵文比賽，其辦法如后：

一、星馬各地讀者，不分年齡、性別、職業，均可參加（蕉風出版社及友聯出版社的朋友除外）。

二、應徵稿件以短篇小說爲限。題材及題目由作者自定。

三、入選名額，定爲三名。三名之外另選優秀作品多名，刊登本刊，並予本刊最高稿酬。

四、入選作品之獎金：

1. 冠軍獎助幣二百元。

2. 亞軍獎助幣一百五十元。

3. 季軍獎助幣一百元。

五、參加比賽者應注意之事項：

1. 參加比賽之作品，字數最少以四千字，最多以一萬字爲限。

2. 請用原稿紙書寫，字跡務求清楚，并加標點符號。請勿橫寫或一紙兩面書寫。

3. 作品請附貼本刊第廿九期（一九五七年一月十日出版）至第卅一期（二月十日出版）所刊出之徵文印花一張，以資識別。

4. 請作者示知真實姓名及住址，發表時所用之筆名聽便；并請附簡歷及作者照片一張，以備入選後發表時刊載。如不願刊載相片者，請註明。

5. 簡歷上請親筆簽字，或蓋章，中獎者即以此爲領獎憑鑑。

6. 自本辦法公佈之日起收稿，至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截止；以寄件時之郵戳爲憑。

7. 如需退稿請附足郵資，否則概不退稿。入選作品及擬刊用之優秀作品，均不退稿。

8. 已經發表之作品不得參加比賽。

9. 抄襲他人之作品，一經發現，即將抄襲者之姓名相片予以公佈。

六、應徵稿件由本刊編委會評閱。

七、比賽結果在本刊第卅四期公佈。本刊於揭曉後一週內，寄送獎金通知單，得獎者，如居星洲，可憑單來本社領獎，如居馬來亞各地者，由近便之友聯發行社代發，或由本刊郵匯直接寄交。

八、入選之三名作品，將在本刊陸續發表，不另致酬。

九、入選作品，及取錄之優秀作品，本刊將集印成冊，不另付給版稅。



蕉風出版社

新書預告

蕉風
文藝
叢書
之一

從黑夜到天明

短篇小說集

江陵著

本書是江陵先生第三本小說集，曾用江陵、白帶等筆名先後在「蕉風」「世紀路」「綠洲」等刊發表，甚得文藝界人士好評。本書共收短篇小說八篇，題材非常廣泛，表現了各階層的生活，結構嚴密，描寫細膩，人物刻劃生動有緻。著者寫作態度嚴肅，即最平常的男女戀愛題材，亦在擴充之列，在反色情文化運動中，是一部健康的文藝作品，實爲作者近年來之第一部力作。

全書共集八個短篇，十一萬字

一九五七年元月份出版，售價叻幣一元

蕉風出版社出版
友聯書報發行社發行

星·26, Winchester House, Collyer Quay
Singapore 1.

隆·Room 7, M. C. A. Bldg., 2nd Fl.

Ampong Rd., K. I.

怡·16, Seeniwasagam Street, Ipoh.

檳·72, Lim Lean Teng Rd., Penang.